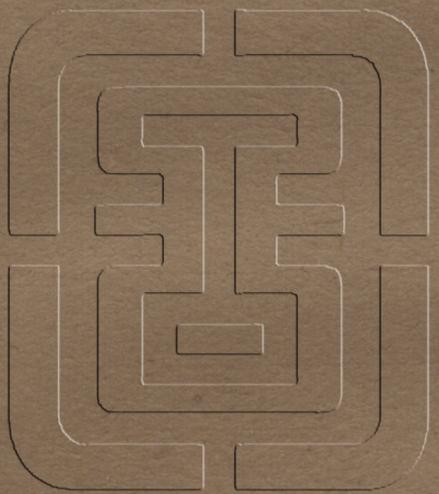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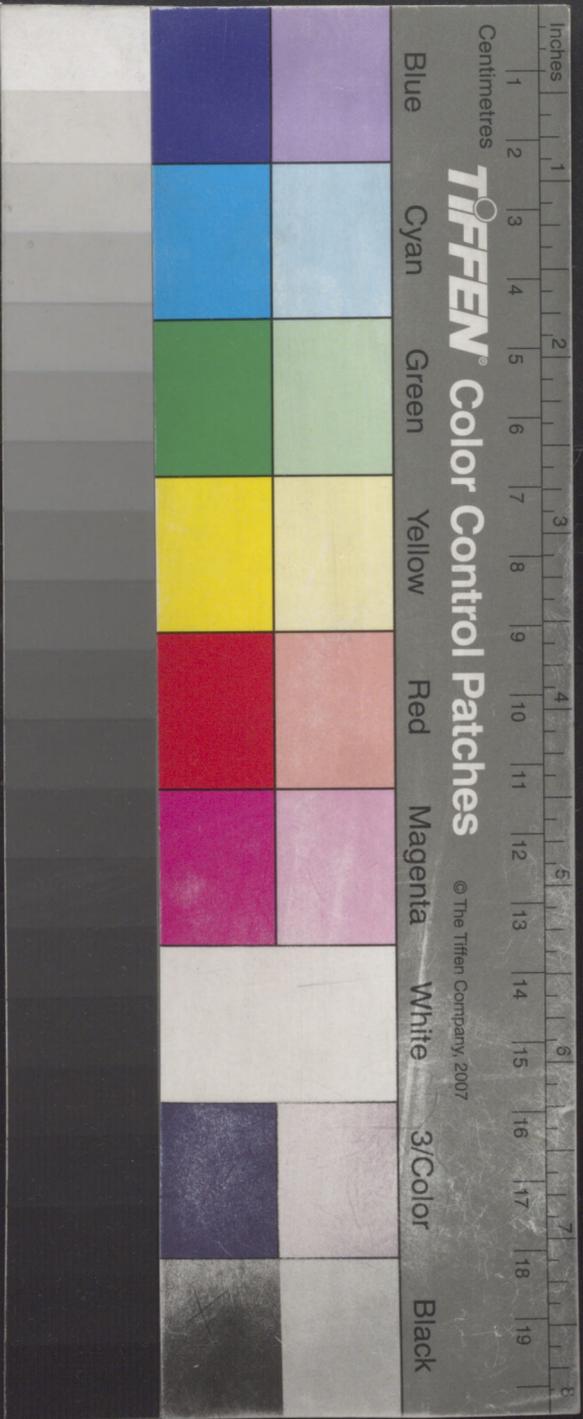




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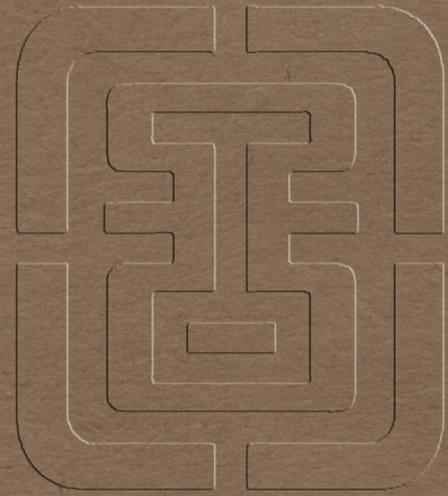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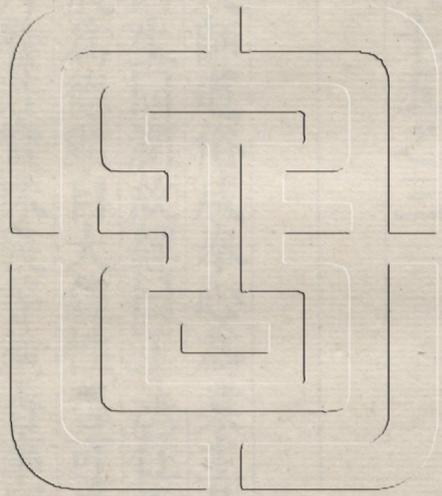


法苑珠林
三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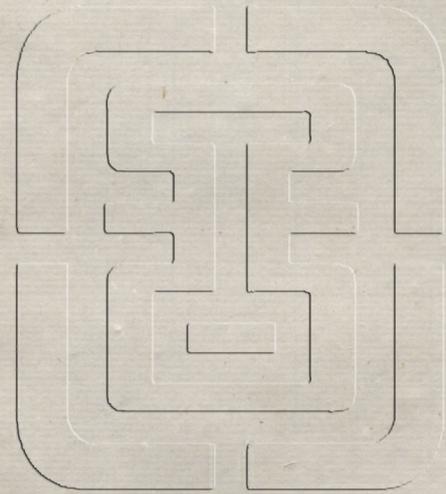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

六度篇第八十五之三

持戒部

述意

竊聞戒是人師道俗咸奉心爲業主凡聖俱制良由
三寶所資四生同潤故經曰正法任正法滅意在茲
乎是以持戒爲德顯自大經性善可崇明乎大論或
復方之日月譬若寶珠義等塗香事同偕水越度大
海號曰牢船生長善芽又稱平地是以菩薩稟受微



撰述
卷之六十九
塵不缺羅漢護持纖芥無犯寧當抱渴而歿弗飲水
蟲乃可被繫而終無傷艸葉書云立身行道揚名於
後世言行忠信戰戰兢兢豈可放縱心馬不加轡勒
馳騁情猴都無制鎖浮囊旣毀前路何期德瓶已破
勝緣長絕或復要聚惡人朋結兇黨更相扇動備造
謗瑕無慚無愧不羞不耻日更增甚轉復沈浮似若
葶藶艾蒿枝葉皆苦訶梨果樹徧體無甘從明入闇
無復出期劫數旣遙痛傷難忍於是鑊湯奔沸猛氣
衝天鑪炭赫羲爆聲烈地鎔銅灌口則腹爛肝銷銅
柱逼身則骨肉俱盡宛轉嗚呼何可言念如斯等苦

實由毀戒也

勸持

如大莊嚴論云若能至心持戒乃至歿命得現果報
我昔聞難提跋提城有優婆塞兄弟二人竝持五戒
其弟爾時卒患脅痛氣將欲絕時醫語之食新殺狗
肉并使服酒所患必除病者自言其狗肉者爲可於
市買素食之飲酒之事願捨身命終不犯戒而服於
酒其兄極爲困急賫酒語弟捨戒服酒以療其病弟
白兄言我雖病急願捨身命終不犯戒而飲此酒卽
說偈言

怪哉臨命終 破我戒瓔珞 以戒莊嚴身
不用殯葬具 人身既難得 遭值戒復難
願捨百千命 不毀破禁戒 無量百千劫
時乃值遇戒 闍浮世界中 人身極難得
雖復得人身 值正法倍難 時復值法寶
愚者不知取 善能分別者 此事亦復難
戒寶入我手 云何復欲奪 乃是怨憎者
非我之所親
兄聞是已答其弟言我以親故不爲沮壞弟白兄言
非爲親愛乃是歿敗卽說偈言

我欲向勝處 毀戒令墮墜 捨戒乃如是
云何名親愛 我勤習戒根 乃欲見劫奪
所持五戒中 酒戒最爲重 今欲強毀我
不得名爲親
兄問弟言云何以酒爲戒根本耶弟卽說偈以答兄
言

若於禁戒中 不盡心護持 便爲違大悲
草頭有酒滴 尚不敢嘗觸 以是故我知
酒是惡道因 在家脩多羅 說酒之惡報
唯佛能分別 誰有能測量 佛說身口意

三業之惡行	唯酒為根本	復墮惡行中
往者優婆夷	以酒因緣故	遂毀餘四戒
是名惡行數	酒為枝逸根	不飲閉惡道
能獲信樂心	去慳能捨財	普羅聞佛說
能獲無量益	我都無異意	而欲毀犯者
略說而言之	寧捨百千命	不毀犯佛教
寧使身乾枯	終不飲此酒	假使毀犯戒
壽命百千年	不如護禁戒	卽時身命滅
決定能使差	我猶故不飲	況今不定知
為差為不差	作是決定心	心生大歡喜

卽獲見真諦 所患得消除

惟大智之人厭世修道雖具持戒內懷定慧不現持相內言實德故華嚴經云何等為離邪命戒此菩薩不作持戒淨相欲使他知內無實德詐現實德現實德相但持淨戒一向求法究竟薩婆若何等為不起惡戒此菩薩不自高貴言我持戒見犯戒人亦不致呵令其憂惱但其一心持清淨戒勝果剋得不須疑惑又菩薩藏經云舍利子菩薩摩訶薩行尸波羅蜜多故獲得十種清淨尸羅汝應知之何等為十一者於諸衆生曾無損害二者於他財物不行劫盜三者

撰述
法苑珠林卷之九
於他妻妾遠諸染習四者於諸衆生不與欺誑五者
和合眷屬無有乖離六者於諸衆生不起麤言由能
堪忍彼惡言故七者遠離綺語凡有所言諦審說故
八者遠諸貪著於他受用無我所故九者遠離瞋恚
善能忍受麤言辱故十者遠離邪見由不敬事諸餘
天仙及神鬼故又大寶積經云第二持十善業戒者
有五事利益一能制惡行二能作善心三能遮煩惱
四成就淨心五能增長戒若人善修不放逸行八萬
四千無量戒品悉皆在十善戒中又月燈三昧經云
佛言有菩薩能淨持戒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滿

足一切智二如佛所學而學三智者不毀四不退誓
願五安住於行六棄捨生歿七慕樂涅槃八得無纏
心九得勝三昧十不之信財又六度集經云復有四
種持戒具足智慧何等爲四一持戒常演說法二持
戒常勤求法三持戒正分別法四持戒迴向菩提

引證

如大莊嚴論說我管曾聞有諸比丘與諸賈客入海
採寶旣至海中船舫破壞爾時有一年少比丘捉得
一枚板上座比丘不得板故將沒水中于時上座恐
怖惶懼恐爲水漂語年少言汝寧不憶佛所制戒當

敬上座汝所得板應以與我爾時年少即便思惟如
來世尊實有斯語諸有利樂應先與上座復作是念
我若以板用與上座必沒水中洄復波浪大海之難
極為深廣我於今者命將不全又我年少初始出家
未得道果以此為憂我今捨身用濟上座正是其時
作是念已而說偈言

我為自令濟 為隨佛語勝

無量功德聚

名稱徧十方 軀命極鄙賤

云何違聖教

我今受佛戒 至死必堅持

為順佛語故

奉板遺身命 若不為難事

終不獲難果

我若持此板 必度大海難 若不順聖旨

將沒生於海 我今沒水外 雖死猶名勝

若捨佛所教 失於天人利 及以大涅槃

無上第一樂

說是偈已即便捨板持與上座既授板已于時海神
感其精誠即接年少比丘置於岸上海神合掌白比
丘言我今歸依堅持戒者汝今遭是危難之事能持
佛戒海神說偈報曰

汝真是比丘 實是苦行者 號爾為沙門

汝實稱斯名 由汝德力故 眾伴及財寶

得免大海難	一切安隱出	汝言誓堅固
敬順佛所說	汝是大勝人	能除眾患難
我今當云何	而不加擁護	見諦能持戒
斯事不為難	凡夫不毀禁	此乃名希有
比丘處安隱	清淨自謹慎	能不毀禁戒
此亦未為難	未獲於道迹	處於大怖畏
捨已所愛命	護持佛教戒	難為而能為
此最為希有		

又論云我嘗曾聞有一比丘次第乞食至穿珠家立於門外時彼珠師為於國王穿摩尼珠比丘衣赤往

映彼珠其色紅赤彼穿珠師即入其舍為比丘取食時有一鵝見珠赤色其狀似肉即便吞之珠師持食以施比丘尋即覓珠不知所在此珠價貴珠師貧急語比丘言得我珠耶比丘恐殺鵝取珠當設何計得免斯患即說偈言

我今護他命	身分受苦惱	更無餘方便
唯以命代彼	若言他持去	此言復不可
說自得無過	不應作妄語	我今捨身命
為此鵝命故	故緣我護戒	因用成解脫

爾時珠師雖聞斯偈語比丘言若不見還汝徒受苦

終不相置比丘卽四向望無可恃怙如鹿入圍莫知
所趣比丘無救亦復如是爾時比丘卽自斂身端正
衣服彼人語比丘言汝今與我鬪耶比丘答言不共
汝鬪我自共結使鬪又說偈言

我捨身命時 墮地如乾薪 當使人稱美

爲鵝能捨身 亦使於後人 皆生憂苦惱

而捨如此身 聞者勸精進 修行於眞道

堅持於禁戒 有便毀禁戒 願樂於持戒

時穿珠師卽加棒打以兩手并頭竝皆被縛四向顧
望莫知所告而作是念生死受苦皆應如是又說偈

言

我於過去世 姪盜捨身命 如是不可數

羊鹿及六畜 捨身不可計 彼時虛受苦

爲戒捨身命 勝於毀禁戒 假欲自擁護

會歸於當滅 不如爲持戒 爲他護身命

捨此危脆身 以取解脫命 我著糞掃衣

乞食以爲業 住止於樹下 以何因緣故

乃當作偷賊 汝宜善觀察

爾時珠師語比丘言何用多語遂加繫縛倍更搥打
以繩急絞耳眼口鼻盡皆血出時彼鵝者卽來食血

珠師瞋忿打鵝即死比丘問言此鵝死活珠師答言
鵝今死活何足故問時彼比丘即向鵝所見鵝既死
涕泣不樂即向鵝說偈言

我受諸苦惱 望使此鵝活 今我命未絕

鵝在我前死 我望護汝命 受是極辛苦

何意汝先死 我果報不成

珠師問比丘言鵝今於汝竟是何親愁惱乃爾比丘
答言不滿我願所以不樂珠師問言欲作何願比丘
以偈答言

菩薩往答時 捨身以救鵝 我亦作是意

捨命欲代鵝 我得最勝心 欲令此鵝命

久住常安樂 由汝殺鵝故 心願不滿足

爾時比丘更具說已珠師即開鵝腹而還得珠既見
珠已更舉聲號哭語比丘言汝護鵝命不憚於身使
我造此非法之事即說偈言

汝藏功德事 如似灰覆火 我以愚癡故

燒然數百身 汝於佛標相 極為甚相稱

我以愚癡故 不能善觀察 為癡火所燒

願當暫畱住 少聽我懺悔 猶如脚踏者

按地還得起 南無清淨行 南無堅持戒

遭是極苦難 不行毀缺行 不遇如是惡

持戒非希有 要當值此苦 能持禁戒者

是則名為難 為鵝身受苦 不犯於禁戒

此事實難有 懺悔既訖已 即放比丘還

又大莊嚴論說有諸比丘曠野中行為賊劫掠剝脫

衣裳時此羣賊懼諸比丘往告聚落盡欲殺害賊中

一人先曾出家語同伴言今者何為盡欲殺害比丘

之法不得傷草今者以草繫諸比丘彼畏傷故終不

能往四向馳告賊即以草而繫縛之捨之而去諸比

丘等既被草縛恐犯禁戒不得挽絕身無衣服為日

所灸蚊虻蠅蚤之所咬燒從旦被縛至於日夕轉到
日没晦冥大暗夜行禽獸交橫馳走甚可怖畏有老
比丘語諸年少說偈誠言

若有智慧者 能堅持禁戒 求人天涅槃

稱意而獲得 名稱普聞知 一切咸供養

必得人天樂 亦獲解脫果 伊羅鉢龍王

以其毀禁戒 損傷樹葉故 命終墮龍中

諸佛悉不記 彼得出龍時 能堅持禁戒

斯事為甚難 戒相極衆多 分別曉了難

如劔林棘聚 處中多傷毀 愚劣不堪任

護持如此戒

是諸比丘為苦所逼不得屈伸及以轉動恐傷草命
唯當護戒至死不犯即說偈言

我等往管來 造作眾惡業 或得生人道

竊盜姪他妻 王法受刑戮 計算不能數

復受地獄苦 如是亦難計 或受畜生身

牛羊及雞犬 麀鹿禽獸等 為他所殺害

喪身無崖限 未曾有少利 我等於今者

為護聖戒故 分捨是微命 必獲大利益

我等今危厄 必定捨軀命 若當命終後

生天受快樂 若毀犯禁戒 現在惡名聞

為人所輕賤 命終墮惡道 今當共立要

於此至沒命 假使此日先 暴我身命乾

我要持佛戒 終不中毀犯 假使遇惡獸

擱裂我身首 終不敢毀犯 釋師子禁戒

我寧持戒死 不願犯戒生

諸比丘等聞老比丘說是偈已各正其身不動不搖

譬如大樹無風之時枝葉不動時彼國王遇出田獵

漸漸遊行至諸比丘所繫之處王遙見之心生疑惑

謂是露形尼犍子等遣人往看諸比丘等深生慚愧

障蔽其身使人審知釋子沙門何以知之右肩黑故
即便還白言大王彼是沙門非為尼犍即說偈言

王今應當知 彼為賊所劾 慚愧為艸繫

如鉤制大象

于時大王聞是事已漢生疑怪默作是念我今宜往
彼比丘所作是念已即說偈言

青艸用繫手 猶如鸚鵡翅 又如祠天羊

不動亦不搖 雖知處危難 默住不傷艸

如林為火焚 犛牛為尾歠

說是偈已往至其所以偈問曰

身體極丁壯 無病似有力 以何因緣故

艸繫不動搖 汝等豈不知 身自有力耶

為呪所迷惑 為是苦行耶 為是獸患身

願速說其意

於是比丘以偈答王曰

守諸禁戒故 不敢挽頓絕 佛說諸艸木

悉是鬼神村 我等不敢違 是以不能絕

如似咒場中 為蛇畫境界 以神咒力故

毒蛇不敢度 牟尼尊畫界 我等不敢越

我等雖護命 會歸於磨滅 願以持戒歠

終不犯戒生	有德及無德	俱共捨壽命
有德慧命存	并復有名稱	無德喪慧命
亦復失名譽	我等諸沙門	以持戒為力
於戒為良田	能生諸功德	生天之梯登
名稱之種子	得聖之橋津	諸利之首目
誰有智慧者	欲壞戒德輒	
爾時國王聞說偈已	心甚歡喜即為比丘解艸繫縛	
而說偈言		

善哉能堅持	釋師子所說	寧捨已身命
護法不毀犯	我今亦歸命	如是顯大法

歸依離熱惱 牟尼解脫尊 堅持禁戒者
我今亦歸命

感應緣 略引
二驗

梁沙門釋法聰
隋沙門釋法充

後梁南襄陽景空寺釋法聰南陽新野人卓然神正
性潔如玉蔬藿是甘無求滋饌因至襄陽織蓋山白
馬泉築室方丈以為棲心之宅入谷兩所置蘭若舍
今巡山者尚識故基焉初梁晉安王承風來問將至
禪室馬騎相從無故却退王慚而返夜感惡夢後更

再往馬退如故王乃潔齋躬盡虔敬方得進見初至
寺側但覩一谷猛火洞然良久佇望忽變爲水經停
傾仰水滅堂現以事相詢乃知爾時入水火定也堂
內所坐繩牀兩邊各有一虎王不敢進聰乃以手按
頭著地閉其兩目召王令前方得展禮因告境內多
弊虎災請聰救援聰卽入定須臾有十七大虎來至
便與受三歸戒勅勿犯暴百姓又命弟子以布繫諸
虎頸滿七日已當來於此王至期日設齋衆集諸虎
亦至便與飲食解布遂爾無害其日將王臨白馬泉
內有白龜就聰手中取食謂王曰此是雄龍又臨靈

泉有五色鯉魚亦就手食云此是雌龍王與羣吏嗟
賞其事大施而旋有兇左右數十壯人夜來欲劾所
施之物遇虎哮吼遮遏其道又見大人倚立禪室傍
有松樹至止其膝執金剛杵將有守護竟夜迴遑日
午方返王怪其來方以事首遂表奏聞初聰任禪堂
每有白鹿白雀馴伏棲止行往所及慈救爲先因見
屠者驅猪百餘頭聰王告曰解脫首楞嚴猪遂繩解
散去諸屠大怒將事加手並佗然不動便歸過悔罪
因斷殺業又於漢水漁人牽網如前三告引網不得
方復歸心空網而返又荊州苦旱長沙寺遣僧至聰

所請雨使還大降陂池皆滿後卒於江陵天宮寺卽是梁太一年也其寺現有碑記

隋江州廬山化城寺釋法充俗姓畢九江人也常誦法華大品未住廬山半頂化城寺修定自非僧事未嘗安履每勸僧衆無以女人入寺上損佛化下墜俗謠然以寺基事重有不從者充歎曰生不值佛已是罪緣正教不行義須早歿何慮方上不奉戒乎遂於此山香鑪峯自投而下誓粉身骨用生淨土便於中虛頭忽倒坐冉冉而下處於溪谷不損一毛寺衆不知後有人上峯頂路望下千有餘仞聞人語聲就而

尋之乃是充也身命猶存口誦如故迎還至寺僧感死諫爲斷女人經于六年方乃卒也世時屬隆暑屍不臭爛時當開皇之末年也

右一驗出唐高僧傳

忍辱部

述意

蓋聞忍之爲德最是尊上持戒苦行所不能及是以羸提比丘被刑殘而不恨忍辱仙人受割截而無瞋且慈悲之道救拔爲先菩薩之懷愍惻爲用常應徧遊地獄代其受苦廣度衆生施以安樂豈容微復觸惱大生瞋恨乃至惡眼出聲慘厲色遂相捶打便

以杖加或父子兄弟自相損害朋友眷屬反更侵傷
惡逆甚於鴆梟含毒逾於蜂蠆所以歷劫怨讎生生
不絕也

勸忍

如菩薩藏經云夫忿恚者速能損害百千大劫所集
善根若諸善根爲瞋害已復當經於百千大劫方始
勤苦修行聖道若如是者阿耨菩提極難可得是故
我當被忍辱鎧以堅固力摧忿恚軍舍利子我今爲
汝廣說其事我念過去爲大仙人名修行處時有惡
魔化作五百健罵丈夫恒尋逐我與諸惡罵晝夜去

來行住坐臥僧坊靜室聚落俗家若在街巷若空閑
處隨我坐立是諸化魔以麤惡言毀罵訶責滿五百
年未曾休廢舍利子我自憶管五百歲中爲諸魔羅
之所訶毀未曾於彼起微恨心恒興慈救而用觀察
又成實論云惡口罵辱小人不堪如石雨象惡口罵
詈大人堪受如華雨象行者常觀前人本末因緣或
於過去爲我父母養育我身不避罪福未曾報恩何
須起瞋或爲兄弟妻子眷屬或是聖人管爲善友凡
情不識何須加毀又攝論云由觀五義以除瞋恚一
觀一切衆生無始已來於我有恩二觀一切衆生恒

念念滅何人能損何人被損三觀唯法無衆生有何能損及所損四觀一切衆生皆自受苦云何復欲加之以苦五觀一切衆生皆是我子云何於中欲生損害由此五觀故能滅瞋又報恩經云假使執鐵輪在我頂上旋終不爲此苦而發於惡言成論云行慈心者臥安覺安不見惡夢天護人愛不毒不兵水火不喪又四分律偈云

忍辱第一道

佛說無爲最

出家惱他人

不名爲沙門

又遺教經云能行忍者乃可名爲有力大人又經云

見人之過口不得言已身有惡則應發露又書云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又經云讚人之善不言已美又書云君子揚人之美不伐其善又經云布施不望彼報若得人惠毫髮已上皆當呪願慚愧奉受又書云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人有德於公子願公子勿忘又云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又經云恕已可爲喻勿殺勿行杖又書云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當知內外教其本均同雖形有黑白然立行無殊若乖斯旨便同鄙俗何依內外如經云佛爲衆生說法斷除無明暗惑猶若良醫隨疾授

藥是名內教又書云天道無親唯仁是與是名外教
又若出家之人能觀苦空無常無我厭離生歎至求
出世是爲依內若乖斯行翻爲外俗在家之人若能
厭捨俗情欣慕高志專崇三寶修持四德奉行孝悌
仁義禮智貞和愛敬能行斯行翻同爲內若違斯旨
還同外道在俗之人能隨內教便悟真理心常會道
漸進勝途至趣菩提旣知如是欲行此行唯須自卑
推德與他如拭塵巾攬垢向已持淨與人故經云退
而得者佛道也故書云君子讓而得之爲是義故常
須進勝他人恒須剋己責躬也

忍德

如大寶積經云第三忍辱有十事一不觀於我及我
所相二不念種姓三破除憍慢四惡來不報五觀無
常想六修於慈悲七心不放逸八捨於飢渴苦樂等
事九斷除瞋恚十修習智慧若人能成如是十事當
知是人能修於忍又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
住於慈忍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火不能燒二刀
不能割三毒不能中四水不能漂五爲非人所護六
得身相莊嚴七閉諸惡道八隨其所樂生於梵天九
晝夜常安十其身不離喜樂又私呵昧經云佛言忍

有六事得一切智何等爲六一得身力二得口力三
得意力四得神足力五得道力六得慧力又六度集
經云復有四種忍辱具足智慧何等爲四一於求法
時忍他惡罵二於求法時不避飢渴寒熱風雨三於
求法時隨順和尚阿闍梨行四於求法時能忍空無
相無願又比丘避女人惡名經偈云

雖聞多惡名 苦行者忍之 不應苦自言

亦不應起惱 聞聲恐怖者 是則林中獸

是輕躁衆生 不成出家法 仁者當堪耐

下中上惡聲 執心堅住者 是則出家法

不由他人語 令汝成劫賊 亦不由他語

令汝得羅漢 如汝自知已 諸天亦復知

引證

如五分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阿練若池水邊
有二鴈與一龜共結親友後時池水涸竭二鴈作是
議言今此池水涸竭親友必受大苦議已語龜言此
池水涸竭汝無濟理可啣一木我等各啣一頭將汝
著大水處啣木之時慎不可語即便啣之經過聚落
諸小兒見皆言鴈啣龜去鴈啣龜去龜即瞋言何預
汝事即便失木墮地而死爾時世尊因此說偈言

撰述
居士之生

斧在口中

所以斫身

由其惡言

應毀反譽

應譽反毀

自受其殃

終無復樂

佛言龜者調達是也咎以瞋語致有殃苦今復瞋罵如來墮大地獄又法句喻經云咎者羅雲未得道時心性麤獷言少誠信佛勅羅雲汝到賢提精舍中任守口攝意勤修經戒羅雲奉教作禮而去任九十日慚愧自悔晝夜不息佛往見之羅雲歡喜趨前禮佛安繩牀坐佛踞繩牀告羅雲曰澡盤取水爲吾洗足羅雲受教爲佛洗足洗足已訖佛語羅雲汝見澡盤

中洗足水不羅雲白佛唯然見之佛語羅雲此水可用飲食以不羅雲白言不可復用所以者何此水本實清淨今以洗足受於塵垢是故不可復用佛語羅雲汝亦如是雖爲吾子國王之孫捨世榮祿得爲沙門不念精進攝身守口三毒垢穢充滿胃懷亦如此水不可復用佛語羅雲棄澡盤中水羅雲卽棄佛語羅雲澡盤雖空可用盛飲食不耶白佛言不可復用所以然者用有澡盤之名曾受不淨故佛語羅雲汝亦如是雖爲沙門口無誠信心性剛強不念精進曾受惡名亦如澡盤不中盛食佛以足指撥卻澡盤應

時輪轉而走自跳而墮數返乃止佛語羅雲汝寧憺
澡盤恐破不羅雲白佛洗足之器賤價之物意中雖
憺不大殷勤佛語羅雲汝亦如是雖爲沙門不攝身
口麤言惡說多所中傷衆所不愛智者不憺身死神
去輪轉三塗自生苦惱無量諸佛賢聖所不愛憺亦
如汝言不憺澡盤羅雲聞之慚愧怖悸譬如戰象兩
牙二耳四腳及尾九兵皆嚴先須護鼻所以者何象
鼻軟脆中箭卽死人犯九惡唯當護口所以護口當
畏三塗十惡盡犯不護口者如象損鼻人犯十惡不
惟三塗毒痛辛苦卽說偈云

我如象鬪

不恐中箭

常以誠信

度無戒人

譬象調伏

可中王乘

調爲尊人

乃受誠信

羅雲聞佛懇惻之誨感激自厲剋骨不怠精進柔和
懷忍如地識想靜寂卽得阿羅漢道又羅雲忍辱經
云爾時羅雲向一不信婆羅門家乞食恪憺不與羅
雲被打頭破血出復搥泐鉢中羅雲舍忍心不加報
卽持鉢至河洗頭鉢已而自說云我自行分衛無事
橫忤我我痛斯須間奈彼長苦何猶如利劍割臭屎
臭屎不知痛非劍之不利又如天甘露飼彼溷猪食

溷猪捨之走非是甘露之不美我以佛真言訓世凶
愚凶愚不思豈不然乎還已白佛佛言夫惡心之興
是以之衰輕薄惡人命終于夜半當入無擇地獄之
中獄鬼加痛毒無不至八萬四千歲其壽乃終竟神
更受含毒蟒身毒還自害其身終而復始續受蝮形
常食沙土萬歲乃畢以瞋恚意向持戒人故受毒身
以沙土投鉢中故世世食沙土而死罪畢爲人母懷
之時當有重病家中日耗兒生鈍頑都無手足其親
驚怪皆曰何妖來爲不祥卽取捐之著于四衢路人
往來無不愕然競以瓦石刀杖擊頭陷腦窮苦旬日

乃歛歛後竟靈卽復更生輒無手足鈍頑如前經五
百世重罪乃畢後生爲人常有頭痛之患夫人處世
不能忍者所生之處不值佛世違法遠僧常在三塗
若蒙餘福得出爲人稟性常愚凶虐自逐爲人醜陋
衆所惡憎生輒貧窮聖賢不祐又雜阿含經云爾時
尊者舍利弗大目犍連住耆闍崛山中時尊者舍利
弗新剃髮時有伽吒及優波伽吒鬼優波伽吒鬼見
尊者舍利弗新剃鬚髮語伽吒鬼言我今當往打彼
沙門頭伽吒鬼言汝莫作是語此沙門大德大力汝
莫起瞋長夜得大不饒益苦如是再三說時優波伽

一撰述
法苑珠林卷九十六
三
吒鬼再三不用伽吒鬼語卽以手打尊者舍利弗頭打已尋自言喚燒我伽吒煮我伽吒再三喚已陷入地中墮阿毗地獄目連聞舍利弗爲鬼所打卽往問言云何尊者苦痛可忍不舍利弗答言尊者目連雖復苦痛意能堪忍不至大苦目連語舍利弗言奇哉尊者舍利弗眞爲大德大力此鬼若以手打耑闍崛山者能令碎如糠糟況復打人而不苦痛爾時舍利弗語目連我實不大苦痛時舍利弗大目犍連共相慰勞時世尊以天耳聞其語聲已卽說偈言

其心如剛石 堅任不傾動 染著心已離

瞋者不及報 若如此修心 何有苦痛憂

又新婆沙論云曾聞過去此賢劫中有王名羯利時有仙人號爲忍辱住一林中勤修苦行時羯利王除去男子與內宮眷屬作諸妓樂遊戲林間縱意娛樂經久疲厭而便睡眠內宮諸女爲華果故遊諸林間遙見仙人於自所止端身靜思便馳趣之皆集其所到已頂禮圍遶而坐仙人卽爲說欲之過所謂諸欲皆是不淨臭穢之法是可呵責是可厭患誰有智者當習近之諸姊皆應生厭捨離王從睡覺不見諸女便作是念將無有人誘奪去耶卽拔利劍處處求覓

乃見諸女在仙人邊圍遶而坐生大瞋恚是何大鬼
誘我諸女卽前問之汝是誰耶答言我是仙人復問
在此作何事耶答曰修忍辱道王作是念此人見我
瞋故便言我修忍辱我今試之卽復問言汝得非想
非非想處定耶答言不得次第責問乃至汝得初靜
慮耶答言不得王倍瞋念語言汝是未離欲人云何
恣情觀我諸女復言我是修忍辱人可伸一臂試能
忍不爾時仙人便伸一臂王以利劍斬之如斷藕根
墮於地上王復責問汝是何人答言我是修忍辱人
時王復命伸餘一臂卽復斬之如前責問仙人亦如

前答言我是修忍辱人如是次斬兩足復截兩耳又
割其鼻一一責問答皆如前令仙人身七分墮地作
七瘡已王心便止仙人告言王今何故自生疲厭假
使斷我一切身分猶如芥子乃至微塵我亦不生一
念瞋忿所言忍辱終無有二復發是願如汝今日我
實無辜而斷我身令成七分作七瘡孔我未來世得
阿耨菩提時以大悲心不待汝請最初令汝修七種
道斷七隨眠當知爾時忍辱仙人者卽今世尊釋迦
牟尼是羯利王者卽今具壽憍陳那是故憍陳那見
聖諦已佛以神力除破闇障令其憶念過去世事使

便自見為羯利王佛為仙人自以利劍斷佛七支作
七瘡孔佛不瞋恨及以誓願欲饒益之佛豈違背管
願僑陳那聞已極懷耻愧合掌恭敬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九

音釋

轡勒

轡兵媚切勒歷德切
轡勒馬頭絡衬也

騁

丑郢切
馳騁也

訥瑕

訥去乾切
訥胡

並過也

加切

訶

訶持于切
訶擊切

艾

五蓋切
艾名

沸

沸方味切
沸也

尺容切

赫

呼格切
赫明盛也

爆

北教切
爆火裂也

療

力嶠切
療治病也

沮

慈呂切
沮過也

突也

殺

莫勃切
殺終也

薩婆若

梵語也
薩婆若

絞

古巧切
絞者切

澗復

澗復徒結切
澗復

切

澗復

水旋流也

搥

陟瓜切
搥擊也

絞

古巧切
絞者切

跌

徒結切
跌也

剝

北角切
剝也

挽

無遠切
挽無遠切

唆媿

唆子合切
唆而沼切

擗

古獲切
擗打

也

擗

謨交切
擗牛也

梯

梯他奚切
梯也

駟

詳遵切
駟道也

霍

郭忽切
霍也

切

佇

直呂切
佇立也

遏

烏割切
遏止也

馴

詳遵切
馴道也

仵

魚乞切
仵也

壯

波為切
壯波為切

謠

餘耶切
謠也

仞

尺曰切
仞也

鷄

鷄赤脂切
鷄也

跳

也

鵲

正成切
鵲也

穢

古猛切
穢也

踞

居御切
踞也

飼

祥吏切
飼也

徒

甲切

悸

其李切
悸也

撮

七活切
撮也

惛

五各切
惛也

溷

胡

困切

蝻

房六切
蝻也

惛

五各切
惛也

飼

祥吏切
飼也

溷

切

蝻

房六切
蝻也

惛

五各切
惛也

飼

祥吏切
飼也

溷

溷也

吳

居士周之

軾

施贊刻此

惛

五各切
惛也

飼

祥吏切
飼也

溷

法

苑珠林第九

卷十九

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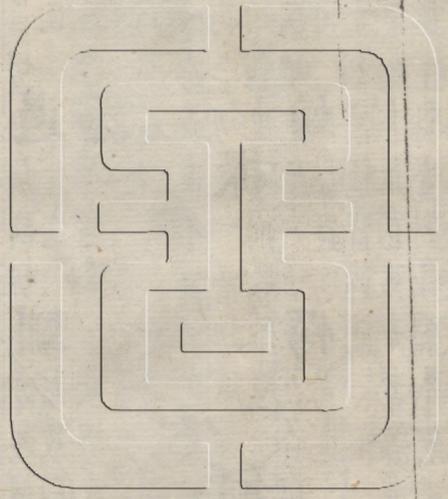
沙彌本宏書

周祚刻

萬曆辛卯秋

清涼山妙德庵識

萬曆辛卯秋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

六度篇第八十五之四

精進部

述意

夫忍行之情猶昧審的之旨未顯所以策惰令心不
懈是故經曰汝等比丘當勤精進十力慧日既已潛
沒汝等當為無明所覆又言闡提之人屎臥終日當
言成道無有是處釋論云在家懈怠失於俗利出家
懶惰喪於法寶是以斯那勇猛諸佛稱揚迦葉精奇

如來述讚書云夙興夜寐竭力致身乃曰忠臣方稱
孝子故知放逸懈怠之所不尚精進劬勞無時不可
豈得恣其愚懷縱情憍蕩致使善根種子不復開敷
道樹枝條彌加枯萃況復命屬死王名繫幽府奄歸
長夜頓罷資糧冥曹考問將何酬答當於此時悔惰
何及是故今者勸諸行人聞身餘力預備前糧常須
檢校三業勿令違於六時每於晝夜從旦至中從中
至暮從暮至夜從夜至曉乃至一時一刻一念一剎
那檢校三業幾心行善幾心行惡幾心行孝幾心行
逆幾心行戾離財色心幾心行貪著財色心幾心行

入天善根業幾心行三塗不善業幾心戾離名聞著
我心幾心貪求名聞著我心幾心欣修三乘出世心
幾心輕慢三乘淡樂世間心如是善惡日夜相違行
者常須檢校勿令放逸墮於邪網恒省三業遞相誠
勗心口相訓心語口言汝常說善莫說非法口還語
心汝思正法莫思非法心復語身汝勤精進莫行懈
怠如是我心自制我口自慎我身自禁如是自策足
得高昇何勞他控橫起怨憎故經曰身行善口行善
意行善定生善道身行惡口行惡意行惡定生惡趣
又如快馬顧影馳走不同駑畜加諸杖撻若不自誠

撰述
法苑珠林卷一百
要假他呵反增觸惱益罪尤深也

懈惰

如菩薩本行經云佛告阿難夫懈怠者衆行之累居家懈怠則衣食不供產業不舉出家懈怠不能出離生死之苦一切衆事皆由精進而得興起是時帝釋便說偈言

欲求最勝道

不惜其軀命

棄身如糞土

解了無吾我

雖用財寶施

此事不爲難

勇猛如是者

精進得佛疾

又增一阿含經云若有人懈惰種不善行於事有損

若能不懈惰此最精妙所以然者彌勒菩薩經三十劫應當作佛我以精進力勇猛之心使彌勒在後成佛是故當念精進勿有懈怠又譬喻經云迦葉佛時有兄弟二人俱爲沙門兄持戒坐禪一心求道而不布施弟布施修福而喜破戒兄從釋迦出家得阿羅漢果衣常不充食常不飽弟生象中爲象多力能却怨敵國王所愛金銀珠寶瓔珞其身封數百戶邑供給此象隨其所須時兄比丘值世大儉遊行乞食七日不得末後得少麤食劣得濟命先知此象是前世弟便往詣象手捉象耳而語之言我昔與汝俱有罪

也象思比丘語卽識宿命見前因緣愁憂不食象子
怖懼便往白王王問象子先無人犯此象不象子答
曰無他異人唯一沙門來至象邊須臾便去王卽遣
人覓得沙門問言至象邊何所道耶沙門答曰我語
象云我與汝俱有罪耳沙門向王具說如上王意便
悟卽放沙門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與無央數
之衆而爲說法有一長老比丘向世尊舒脚而睡有
修摩那沙彌年向八歲去世尊不遠結跏趺坐繫念
在前世尊遙見長老比丘舒脚而眠復見沙彌端坐
思惟便說偈言

所謂長老者	未必剃髮鬚	雖復年齒長
不免於惡行	若有見諦法	無害於羣前
捨諸穢惡行	此名爲長老	我今謂長老
未必先出家	修其善本業	分別於正行
設有年幼少	諸根無漏缺	此謂名長老
分別正法行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頗見此長老舒脚而睡乎
諸比丘對曰如是悉見世尊告曰此長老比丘前五
百世中恒爲龍身今設命終當生龍中所以然者無
有恭敬於佛法衆若無恭敬之心於佛法衆者命終

皆當生龍中汝等頗見修摩那沙彌年向八歲去我不遠端坐思惟不諸比丘對曰悉見世尊曰此沙彌却後七日當得四神足及得四諦之法以是之故恒常勤加恭敬佛法之衆又佛說馬有八態譬人經云佛告諸比丘馬有弊惡八態何等爲八一態者解羈韁時便掣車欲走二態者車駕跳梁欲齧其人三態者便舉前兩脚掣車而走四態者便踢車軛五態者便人立持軛摩身抄車却行六態者便傍行斜走七態者便掣車馳走得值濁泥止住不行八態者懸筓餒之喫視不食其主牽去欲駕之時遽舍嚼啞飲食

不得佛言人亦有弊惡八態何等爲八一態者聞說經便走不欲樂聽如馬解羈韁掣車走時二態者聞說經意不解不知語所趣向便瞋跳梁不欲樂聞如馬駕車時跳梁欲齧人時三態者聞說經便逆不受如馬舉前兩脚掣車走時四態者聞說經便罵如馬踰車軛時五態者聞說經便起去如馬人立持軛摩身抄車却行時六態者聞說經不肯聽頓頭邪視耳語如馬傍行斜走時七態者聞說經便欲窮難問之不能相應答便死抵妄語如馬得濁泥便止不復行八態者聞說經不肯聽及念姪洸多求不欲聽受死

撰述
法苑珠林卷一百
五
入惡道時乃遽欲學問行道亦不能復得行道如馬
懸筭餒之喫視不肯食其主牽去欲駕之乃遽舍翁
噬亦不得食佛言我說馬有八態惡人亦有八惡態
如是比丘聞經歡喜作禮而去

策修

如持世經云寶光菩薩於閻浮檀金佛所發於精進
但爲人如是法方便門二十億歲終不生惡心若利
養心又寶光菩薩如是精進二十億歲未曾發起婬
怒癡心又無量意菩薩無量力菩薩於四萬歲中終
不睡眠常不滿腹食亦不臥若坐若經行但念五取

陰相又大集經云法語比丘二萬年中無有睡眠然
後上昇虛空一多羅樹結跏趺坐滿一千年不動不
搖法喜爲食獲得比智樂說無礙又譬喻經云羅閱
祇國沙門坐自誓曰我不得道終不起欲睡眠作錐
長八寸刺兩脰痛不得眠一年得道又薄俱羅經云
薄俱羅稱言我從出家以來十八年中未曾偃臥脇
一著牀背有所倚又遺教經云汝等比丘若勤精進
則事無難者是故汝等常勤精進譬如小水常流則
能穿石若行者之心數數懈廢譬如鑽火未熱而息
雖欲得火火難可得是名精進又智度論云身精進

爲少心精進爲大外精進爲少內精進爲大復次佛說意業力大故如仙人瞋時能令大國磨滅復次身口作五逆罪大果報一劫在阿鼻地獄受意業力得生非有想非無想處壽八萬大劫亦在十方佛國壽命無量以是故身口精進爲少意精進爲大如是諸經廣歎精進一心正念速得道果未必要須多聞又智度論云若人欲得所聞皆持應當一心憶念令念增長於相似事繫念令知所不見事如周利槃陀迦比丘繫心拭屣物中念憶禪定除心垢法乃得羅漢果彼人暗鈍令誦掃帚兩字猶不俱得得掃忘帚得

帚忘掃如此矇鈍尚得聖道何況利人不得聖道天下極鈍豈過於此佛法貴行不貴不行但能勤行縱復寡聞亦先入道又毗婆沙論云如二人俱至一方一乘疾馬一乘鈍馬雖乘鈍馬以前發故先有所至信解脫人勤行精進先至涅槃卽是周利等也又六度集經云佛告弟子當勤精進聽聞諷誦莫得懈怠陰蓋所覆吾念過去無數劫時有佛名一切度王是時衆中有兩比丘一名精進辯一名德樂止其聽法精進辯者聞經歡喜應時卽得阿惟越致神通具足德樂止者睡眠不覺獨無所得時精進辯謂德樂止

言佛者難值億百千世時乃一出當勤精進為眾善本如何睡眠時德樂止聞其教詔便即經行於祇樹間甫始經行復住睡眠如是煩亂不能自定詣泉側坐欲思惟復生眠睡時精進辯便以善權往而度之化作蜂王飛翹其眼如欲蜚之時德樂止驚覺而坐畏此蜂王須臾復睡時蜜蜂王飛入腋下螫其胃腹德樂止驚心中懔懔不敢復睡時泉水中有雜色華種種鮮潔時蜜蜂王飛住華上食甘露味時德樂止端坐視之畏復飛來不敢睡眠思惟蜂王觀其根本蜂王食味不出華中須臾之頃蜂王睡眠墮汗泥中

身體沐浴已復還飛住其華上時德樂止向蜜蜂王說偈言

是食甘露者	其身得安隱	不當復持歸
徧及其妻子	如何墮泥中	自汗其身體
如是為無黠	毀其甘露味	又如此華者
不宜久住中	日沒華還合	求出則不能
當須日光明	爾乃復得出	長夜之疲冥
如是甚勤苦		

時蜜蜂王向德樂止說偈報言

佛者譬甘露 聽聞無厭足 不當有懈怠

無益於一切 五道生死海 譬如墮汗泥

愛欲所纏裹 無智為甚迷 日出眾華開

譬佛之色身 日入華還合 世尊般泥曰

值見如來世 當勤精進受 除去睡陰蓋

莫呼佛常在 深法之要慧 不以色因緣

其現有著者 當知為善權 善權之所度

有益不唐舉 而現此變化 亦以一切故

時德樂止聽聞其說即得不起法忍解諸法本逮隨
隣尼佛告阿難爾時精進辯者今我身是德樂止者
彌勒是也我於爾時俱與彌勒共聽經法彌勒爾時

睡眠獨無所得我不行善權而救度者彌勒至今在
生死中未得度脫又法句喻經云皆有比丘曰至城
外曠野塚間路由他田乃得達過其主見已便與曠
恚此何道人曰此來往不修道德即問道入汝何乞
士在吾田中縱橫往來乃成人蹤道人報曰吾有鬪
訟來求證人故行田中田主宿緣鈎連應蒙得度便
逐道人私匿從行見曠塚間屍骸狼藉胙脹臭爛鳥
獸食啗散落異處或有食啗盡不盡者有似灰鴿色
者疽蟲吮嗽臭穢難近比丘舉手語彼人曰此諸鳥
獸是我證人其人問曰此諸鳥獸何為證人汝今比

丘與誰共諍比丘報曰心之爲病多諸漏患我觀此骸分別惡露便還房室還自觀身從頭至足與彼無異然此心意流馳萬端追逐幻偽色聲香味細滑之法我今欲誠心之源本汝心當知興起是念無令將吾入地獄餓鬼之中我今凡夫未脫諸縛然此心賊不見從命以是之故日往曠野爲說惡露不淨之想復與心說心爲卒暴亂錯不定心今當改無造惡緣時彼田主聞道人教以手揮淚哽咽難言然彼田主於迦葉佛十千歲中修不淨想尋時分別三十六物惡露不淨爾時比丘及彼田主卽彼曠野大畏塚間

得須陀洹道故知前聖後聖通誠殷勤不得輕怠自損來報眷屬非久暫時緣合善惡交報親疎何定不得偏執貪著室家縱得榮位暫時非久比見愚俗不知無常廣事田宅愛戀妻兒貪求名利不知歆足生平不知修福死去還屬他人又法句喻經說云昔者外國有清信士供養三寶初無歆極時有沙門與其親友逮得神通生死已盡時清信士因得疾病醫藥加治不能得差時婦在邊悲哀辛苦共爲夫婦獨受斯痛卿設無常我所依兒女孤單何所恃怙夫聞悲戀應時卽死鬼神還在婦鼻中化作一蟲婦甚啼

哭不能自止時道人往與婦相見知婿命過鼻中作
蟲故欲諫喻令損愁憂婦見道人來增益悲哀奈何
和尚夫婿已死時婦涕鼻蟲便墮地婦卽慚愧欲以
脚踏道人告曰止止莫殺是卿夫婿化作此蟲婦白
道人我夫奉經持戒精進難及何緣壽終墮此蟲中
道人答曰用卿恩愛悲哀呼嗟起恩愛心戀慕愁憂
用是壽終卽墮蟲中道人爲蟲說經卿精進奉經持
法福應生天在諸佛前但坐恩愛戀慕之想墮此蟲
中亦可慚愧蟲聞其言心開意解便自剋責卽時壽
終便得上生是以今者唯應檢校知心善惡改過爲

福省已爲人不得懈怠自損來報

進益

如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能行精進有十種
利益何等爲十一他不折伏二得佛所攝三爲非人
所護四聞法不忘五未聞能聞六增長辯才七得三
昧性八少病少惱九隨所得食食已能消十如優鉢
羅華不同於朽又大寶積經云第四精進有十念一
念佛無量功德二念法不思議解脫三念僧清淨無
染四念行大慈安立衆生五念行大悲拔濟衆苦六
念正定聚勸樂修善七念邪定聚拔令反本八念諸

餓鬼饑渴熱惱九念諸畜生長受眾苦十念諸地獄
備受燒煮菩薩如是思惟十念三寶功德專念不亂
是名正念精進又六度經云復有四種精進具足智
慧何等爲四一勤於多聞二勤於總持三勤於樂說
四勤於正行

感應緣

略引
六驗

晉沙門帛僧光

晉沙門竺曇猷

宋沙門釋僧規

宋大司農何澹之

周沙門釋慧景

隋沙門釋曇詢

晉剡隱嶽山有帛僧光或云曇光未詳何許人少習
禪業晉永和初遊于江東投剡之石城山山民咸云
此裏舊有猛獸之災及山神縱暴人蹤久絕光了無
懼色顧人開剪負杖而前行入數里忽大風雨羣虎
嗥鳴光於山南見一石室仍止其中安禪合掌以爲
棲禪之處至明旦雨息乃入村乞食夕復還中經三
日乃見山神或作虎形或作虵身競來怖光光一皆
不恐經三日又夢見山神自言移往章安縣韓石山

住推室以相奉爾後採薪通流道俗宗事樂禪來學者起茅茨於室側漸成寺舍因名隱嶽光每入定輒七日不起處山五十三載春秋一百一十歲晉太元之末以衣蒙頭安坐而卒衆僧咸謂依常入定過七日後怪其不起乃共看之顏色如常唯鼻中無氣神遷雖久而形骸不析至宋孝建二年郭鴻任剡入山禮拜試以如意撥曾颯然風起衣肌消散唯白骨在焉鴻大愧懼收之于室以塼累其外而泥之畫其形像于今尚存

晉始豐赤城山有曇猷或云法猷燉煌人少居苦行習禪定後遊江左止剡之石城山乞食坐禪嘗行到一行盡家乞食猷呪願竟忽見蜈蚣從食中跳出猷快食無他後移始豐赤城山石室坐禪有猛虎數十蹲在猷前猷誦經如故一虎獨睡猷以如意扣虎頭訶何不聽經俄而羣虎皆去有頃壯蛇競出大者十餘圍循環往復舉頭向猷經半日復去後一日神現形語猷曰法師威德既重來止此山弟子輒推室以相奉猷曰貧道尋山願得相值何不共住神曰弟子無爲不爾但部屬未狎法化卒難制御遠人來往或相侵觸人神道異是以去耳猷曰本是何神居之久

近欲移何處去耶神曰弟子夏帝之子居于此山二千餘年韓石山是家舅所治當往彼住尋還山陰廟臨別執手贈猷香三奩於是鳴鞀吹角陵雲而去赤城山有孤巖獨立秀出千雲猷搏石作梯昇巖宴坐接竹傳水以供常用禪學造者十有餘人王羲之聞而故往仰峯高挹致敬而返赤城巖與天台瀑布靈溪四明竝相連屬而天台懸崖峻峙峯嶺切天古老相傳云上有往時精舍得道者居之雖有石橋跨澗而橫石斷人且莓苔青滑自終古已來無得至者猷行至橋所聞空中聲曰知君誠篤今未得度却後十

年自當來也猷心悵然夕留中宿聞行道唱布薩聲且復欲前見一人鬚眉皓白問猷所之猷具答意公曰君生死身何可得去吾是山神故相告耳猷乃退還道經一石室過中憩息俄而雲霧晦合室中盡明猷神色無擾明日見人著單衣袷來曰此乃僕之所居昨行不在家中遂致搔動大深愧怍猷曰若是君室請以相還神曰僕家室已移請留今住猷停少時猷恨不得度石橋後潔齋累日復欲更往見橫石洞開度橋少許覩精舍神僧果如所說因燒香中食食畢神僧謂猷曰却後十年自當來此今未得住於是

而反顧看橫石還合如初晉太元中有妖星現帝竝下諸國有德沙門令齋懺悔禳災猷乃祈誠冥感至六日旦見青衣小兒來悔過云橫勞法師是夕星退別說云禳星是帛僧光未詳孰是猷以太元之末卒於山室屍猶平坐而舉體綠色晉義熙末隱士神世標入山登巖故見猷屍不朽其後欲往觀者輒雲霧所惑無得窺也

右此二驗出梁高僧傳

宋沙門僧規者武當寺僧也時京兆張瑜于此縣常請僧規在家供養永初元年十二月五日無病忽暴死二日而蘇愈自說云五日夜五更中聞門巷間曉

曉有聲須臾見有五人炳炬火執信幡逕來入屋叱咀僧規規因頓臥恍然五人便以赤繩縛將去行至一山都無草木土色堅黑有類石鐵山側左右白骨填積山數十里至三岐路有一人甚長壯被鎧執仗問曰五人有幾人來答政一人耳五人又將規入一道中俄至一城外有屋數十築壤為之屋前有立木長十餘丈上有鐵梁形如桔槔左右有匱貯土土有品數或有十斛形亦如五升大者有一人衣幘竝赤語規曰汝生世時有何罪福依實說之勿妄言也規惶怖未答赤衣人如局吏云可開簿檢其罪福也有

頃吏至長木下提一匱土懸鐵梁上稱之如覺低昂
吏謂規曰此稱量罪福之秤也汝福少罪多應先受
罰俄有一人衣冠長者謂規曰汝沙門也何不念佛
我聞悔過可度八難規於是一心稱佛衣冠人謂吏
曰可更爲此人稱之旣是佛弟子幸可度脫吏乃復
上匱稱之稱乃正平旣而將規至監官前辯之監執
筆觀簿遲疑久之又有一人朱衣玄冠佩印綬執玉
板來曰簿上未有此人名也監官愕然命左右收
錄云須臾見反縛向五人來監官曰殺鬼何以濫將
人來乃鞭之少頃有使者稱天帝喚道人來旣至帝

宮經見踐歷略皆金寶精光晃昱不得凝視帝左右
朱衣寶冠飾以華珍帝曰汝是沙門何不勤業而爲
小鬼橫收捕也規稽首諸佛祈恩請福帝曰汝命未
盡今當還生宜勤精進勿屢遊白衣家殺鬼取人亦
多枉濫如汝比也規曰橫濫之厄當以何方而濟免
之帝曰廣設福業最爲善也若不辦爾可作八關齋
生免橫禍死離地獄亦其次也語畢遣規去行還未
久見一精舍大有沙門見武當寺主白法師弟子慧
進皆在焉居宇宏整資待自然規請欲居之有一沙
門曰此是福地非君所得處也使者將規還至瑜家

而去

何澹之東海人宋大司農不信經法多行殘害永初中得病見一鬼形甚長壯牛頭人身手執鐵叉晝夜守之憂怖屏營使道家作章符印錄備諸穢絕而猶見如故相識沙門慧義聞其病往候澹之爲說所見慧義曰此是牛頭阿旁也罪福不昧唯人所招君能轉心向法則此鬼自消澹之迷很不革頃之遂死

右此

二驗出
冥祥記

周大同二年有慧景法師爲寺主道素高潔有慧振法師先於寺後山上起頭陀屋二間恒有善神衛護

普通元年四月二十日有新受戒僧慧徵往屋中誦戒小有疲懈山神現形又著烏衣身長一丈手執索慧徵驚懼還寺普通八年四月十五日寺僧僧覆往此屋中誓一夏誦經初爾一日誦習不懈至第二日還寺消息須臾之間山上石下聲如雷電有一塊石打屋僧覆驚起起辭謝誦經不敢復眠大同四年四月十二日中竟有一客僧名法珍緣家在壽陽來寺禮拜仍至寺後山山上旣見石窟中舊有好泉水水甚清潔仍就此坐禪俄爾之間空中有聲語令避去其都不動須臾虎來以前腳搯其頭血流出面四十

餘日瘡老而去中大同元年二月五日攝山神現形著菩薩巾披袈裟形貌極端正侍從左右三十餘人又一人捉香鑪在前來入禪堂詣弘誓法師所自坐胡牀與法師共語并請寺衆行道又至其年四月四日夜爾時大風禪堂僧智遠等聞外有數十人行聲至後夜見堂戶邊有一木慧景智遠等仍還大寺解齋比還開禪堂戶已見此景在禪牀坐見一紙書令安置故禪堂後石窟中慧虔初捧不移未道當移石窟即便輕舉至其年五月十四日復更書一片石與景遠二僧令於禪堂後種竹自稱名菩提

隋懷州柏尖山寺釋曇詢俗姓楊弘農華陰人也謹攝自修宗稟心學遠訪巖隱遊至白鹿山北霖落泉寺逢曇准禪師授以禪法又往稠禪師所問其津道極相禮遇善洽禪味後經三夏移住鹿土谷修禪屬枯泉重出麋麋繞院故得美水馴獸日濟道隣從學之徒相慶茲瑞時因請法暫往雲門值徑陰霧昏暗失路忽蒙山神示道方會本途此乃化感幽冥神明翊衛時有盜者來竊蔬菜將欲出園乃爲羣蜂所螫詢聞來救慈心將治得全餘命嘗有趙人遠至殷勤致禮陳云弟子因病歿蘇往見閻羅王詰問罪當就

獄賴蒙詢師來為請命王因放免生來未面遠訪方
委又山行值二虎鬪累日不歇詢執錫分之以身為
翳語云汝同居林藪計無大乖幸各分路何須固忿
虎聞低頭飲氣而散屢逢熊虎交諍不歇皆詢往救
略同前述入鳥不亂獸見如偶又陰德感物顯用成
仁每人禪定七日為期白虎入房同居窟宅獨處靜
院不出十年隋文重德屢送璽書兼賜香供重疊累
載以開皇初年風疹忽增率於柏尖山寺春秋八十
初邁疾彌留忽有神光燭燭香風拂扇又感異鳥白
頸赤身遶院空飛聲唳哀切氣至大漸鳥住堂基自

然狎附不畏人物或在房門至于臥席悲叫逾甚血
沸眼中既爾往化鳥便飛出外空旋轉奄然翔逝又
感猛虎遶院悲吼兩宵雲昏三日結慘又如山崩石
墜林摧澗塞驚動人畜恓惶失據其哀感靈祥疇能

殫記右此二驗出唐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

校論

第十七紙

十五行外卞朱南藏有如字

音釋

萃

秦醉切與悴同憔悴也

奄

衣儉切忽也遽也

駑

乃都切駑駘下乘也

掣

昌列切挽

也
軫郎丁切
車欄也
輓於革切
端橫木也
輓五結切
餽當侯切
餽於偽切
餽馬籠也

噏喻許及切
噏時制切
噏與吸同
齧五結切
莫紅切
頰匹米切
傾頭也
錐益切

切器如
脍禮切
也
箒之九切
箒也
矇江切
不明也
腋羊益切
膈間也

鑽者
蝨列切
也
黠胡八切
也
脞張亮切
蘇合切
疽七余切
癰也
吮

徂充切
剡時染切
才資切
以
颯蘇合切
風也
燉燉煌切
燉煌徒

燉胡充切
蠱公戶切
毒也
蜈蚣蜈蚣五平切
紅切
躡徂尊切
踞也
奩

又藏香器
峻峻私閨切
峻山屹立也
跨越也
窺去規切
窺也
憩

息也
愧愧詭偽切
疾各
禳汝陽切
除殃也
窺去規切
窺也
壤汝

也
痾烏何切
懼聲也
叱叱昌栗切
與切
壤汝

無塊也
桔槔桔居屑切
槔古勞切
貯知呂切
盛也
饋側

切巾
佩蒲妹切
帶也
綬是酉切
印組也
晁晁胡廣切
晁余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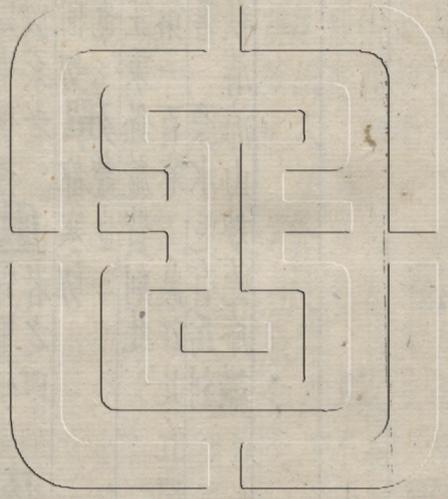
麋麋麋古牙切
牡鹿也
翊與職切
施隻切
蝮蝮行毒也
詰

去吉切
熊似豕者
璽胥里切
王
疹丑刃切
疾也
邁古

切遇
摧昨回切
折也
殫盡也
者之印
疹丑刃切
疾也
邁古

金壇居士王秉銓
疏貴刻此
吳江北丘明覺對
真州

沙彌了因書
漂水毛有為刻
萬曆辛卯秋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一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

六度篇第八十五之五

禪定部

述意

夫神通勝業非定不生無漏慧根非靜不發故經曰
深修禪定得五神通心在一緣是三昧相書亦有言
當使形如枯木心若死灰不充掘於富貴不隕獲於
貧賤栖神冥漠之內遺形塵埃之表故攝心一處便
是功德叢林散意片時即名煩惱羅刹所以曇光釋

子降猛虎於膝前螺髻仙人宿巢禽於頂上是知大士常修宴坐不斷煩惱而入涅槃不捨道法現凡夫事又能觀察此身從頭至足三十六物八萬戶蟲不淨無常苦空非我但衆生心性譬若獼猴戲跳攀緣歡娛奔逸不能冥目束體端心勤意剛強難化隴戾不調習近五塵流轉三界黏外道之麤貫天魔之杖於是永淪苦海長墜嶮獄皆由放散情慮擾亂心神似風裏之燈譬波中之月搖漾輕動浮游汎濫影既不現照豈得明所以衆惡賴此而興諸善由斯併廢良由不修斷惑常起貪瞋未服無知偏多樂受遂令

障定之惑重沓爭來妨靜之緣交加競集五蓋覆心禪門已閉六塵在念亂想常馳類狂象之無鈎似戲猿之得樹故須念念策心新新集起豈前念皆惡遂剋苦而靜塵後念起善便縱意而揚惡所以論美四時經歎一慮然後方能正想革絕凡懷若違此理聖亦不可今萬境森羅不能自觸要須因倚諸根內想感發何以知然今有心感於內事發於外惑緣於外起染於內故知內外相資表裏遞用君臣心識不可備捨故經云心王正則六臣不邪識意昏則其主不明今悔六臣當各慚愧制馭六根不令馳散也

引證

如法句經心意品說云管佛在世時有一道人在河邊樹下學道十二年中貪想不除走心散意但念六欲目色耳聲鼻香口味身受心法身靜意遊曾無寧息十二年中不能得道佛知可度化作沙門往至其所樹下共宿須臾月明有龜從河中出來至樹下復有水狗飢行求食與龜相逢便欲啗龜龜縮其頭尾及其四腳藏於甲中不能得啗水狗小遠復出頭足行步如故不能奈何遂便得脫於是道人問化沙門此龜有護命之鎧水狗不能得其便化沙門答言吾

念世人不如此龜不知無常放恣六情外魔得便形壞神去生死無端輪轉五道苦惱百千皆意所造宜自勉勵求滅度安於是化沙門即說偈言

藏六如龜

防意如城

慧與魔戰

勝則無患

又求離牢獄經云時有阿育王第名善容亦名違陁首祇入山遊獵見諸梵志裸形苦行而無所得王第見而問曰汝在此行道有何患累而無成辦梵志報曰坐有羣鹿數共合會我見心動不能自制王子聞已尋生惡念此等梵志服風食氣氣力羸憊猶有姪

欲過患不除釋于沙門飲食甘美在好牀坐衣服隨
時香萃自重豈得無欲時阿育王聞弟有此議論卽
懷憂感吾唯有一弟忽生邪見恐永迷沒我當方宜
除其惡念卽還宮內勅諸妓女各自嚴粧至善容所
共相娛樂預勅大臣吾有所圖若我勅卿殺善容者
卿等便諫須待七日隨王殺之時諸妓女卽往娛樂
未經時頃王躬自往語弟云何爲將吾妓女妻妾恣
意自娛奮其威怒以輪擲空召諸大臣卽告之曰卿
等知不吾未衰老亦無外寇強敵來侵境者吾曾聞
古晉諸賢有此諺言夫人有福四海歸伏盡其德薄

肘腋叛離如我自察未有斯變然我弟善容誘吾妓
女妻妾縱情自恣事旣如是豈有我乎汝等將去詣
市殺之諸臣諫曰唯願大王聽臣微言唯有此一弟
又少息胤無繼嗣者願聽七日爲王求依王命時王
默然聽臣所諫王復寬恩勅語諸臣命聽王子著吾
服飾天冠威容如吾不異內吾宮裏作唱妓樂共娛
樂之復勅一臣今日始著鎧持仗拔好利劔往語善
容王子曰知期七日終止爾當到努力開割五欲自
娛今不自適死後有悔恨亦無益一日過已臣復往
語餘有六日如是次第乃至一日臣往白言王子當

知六日已過唯明日在當就於歿努力恣情五欲自
娛至七日到王遣使問云何王子七日之中意志自
由快樂不乎第報王曰大王當知不見不聞有何快
樂王問第曰著吾服飾入吾宮殿衆妓自娛食以甘
美何以面欺不見不聞不快樂耶第白王言應歿之
人雖未命絕與歿何異當有何情著於五欲王告第
曰咄愚所啓汝今一身憂慮百端一身斷滅在欲不
樂豈況沙門憂念三世一身死壞復受一身億百千
世身身受苦無量患惱雖出爲人與他走使或生貧
家衣食窮乏念此辛酸故出家爲道求於無爲度世

之要設不精勤當復更歷劫數之苦是時王子心開
意解前白王言今聞王教乃得惺悟生老病歿實可
厭患愁憂苦惱流轉不息唯願大王見聽爲道謹慎
修行王告第曰宜知是時第卽辭王出爲沙門奉持
禁戒晝夜精勤遂得阿羅漢果六通清徹無所罣礙
又阿育王傳云阿育王聞弟得道淡心歡喜稽首禮
敬請長供養旣厭世苦不樂人間誓依林野以養餘
命阿育王旣使鬼神於自城內爲造山水高數十丈
斷絕人物不得往來乃應王命率捨衣資造石像一
軀身高丈六卽於山龕石室供養其弟此山及像今

竝在焉

頭陀

夫五欲蓋纏竝是禪障既能除棄其心寂靜堪能修道故此章內具明十二頭陀之行少欲知足無過此等西云頭陀此云抖擻能行此法即能抖擻煩惱去離貪著如衣抖擻能去塵垢是故從喻為名故頭陀經論別明各云十二通別總論合有十六如衣中有四食中有六處中有六故合十六衣中四者一糞掃衣二毳衣三納衣四三衣食中有六者一乞食二次第乞食三不作餘食法食四一坐食五一團食亦名

節量食六中後不飲漿處中六者一阿蘭若處二在塚間三在樹下四在露地五是常坐六是隨坐就此十六隱顯離合故說十二如衣中四者依四分律及智度論同唯說二一著納衣二著三衣不論餘二依涅槃經衣中說三一著糞掃衣二著毳衣三畜三衣不論納衣食中六者涅槃說三所謂乞食一坐食一團食所以不說次第乞者以能如法乞食之時必有次第故不別說但能一團一坐食自然不作餘食法中後飲漿故不別說四分律中說食有四三種同前加次第乞智度論中說食有五不說不作餘食法食

處中六者依智度論說五除却隨坐涅槃及律皆具說六今依諸部通有十六也又十住毗婆沙論十二頭陀名體稍別一盡形乞食二受阿練若三著糞掃衣四一坐食五常坐六食後不受非時飲七但有三衣八毳衣九隨敷坐十樹下住十一空地住十二死人間住第一盡形乞食有十種利一所用活命自屬不屬他二衆生施我食者令供三寶然後當食三若有施我食者當生悲心我當勸進令善住施作已乃食四隨順佛教故五易滿易養六行破憍慢法七無見頂善根八見我乞食餘食修善法者亦當効我九

不與男子大小有諸因緣事十次第乞食故於衆生中生平等心卽種助一切智第二受阿練若處亦有十利一自在來去二無我無我所三隨意所住無有障礙四心轉樂習阿練若住處五住處少欲少事六不憍身命爲具足功德故七遠離衆鬧語故八雖行功德不求恩報九隨順禪定易得一心十於空處住易生無障礙想第三著糞掃衣亦有十利一不以衣故與在家者和合二不以衣故現乞衣相三亦不方便說得衣相四不以衣故四方求索五若不得衣亦不憂六得亦不喜七賤物易得無有過患八順行初

受四依法九入在麤衣數中十不爲人所貪著第四
一坐食亦有十利一無有求第二食疲苦二於所受
輕少三無有所用疲苦四食前無疲苦五入在細行
食法六食消後食七少妨患八少疾病九身體輕便
十身受快樂第五常坐亦有十利一不貪身樂二不
貪眠睡樂三不貪臥具樂四無臥時脇著席苦五不
隨身欲六易得坐禪七易讀誦經八少睡眠九身輕
易起十求坐臥具衣服心薄第六食後不受非時飲
亦有十利一不多食二不滿食三不貪美味四少所
求欲五少妨患六少疾病七易滿八易養九知足十

坐禪讀經身不疲極第七但有三衣亦有十利一於
三衣外無求受疲苦二無有守護疲苦三所畜物少
四唯身所著爲足五細戒能行六行來無累七身體
輕便八隨順阿練若處住九處處所往無所顧惜十
隨順道行第八受毳衣亦有十利一在麤衣數二少
所求索三隨意可坐四隨意可臥五浣濯則易六染
時亦易七少有蟲壞八難壞九更不受餘衣十不失
求道第九隨坐亦有十利一無求好精舍住疲苦二
無求好坐臥具疲苦三不惱上座四不令下座愁惱
五少欲六少事七隨得而用八少用則少務九不起

撰述
法苑珠林卷一百一
諍訟因緣十不奪他所第十樹下坐亦有十利一
無有求房舍疲苦二無有求坐臥具疲苦三無有所
愛疲苦四無有受用疲苦五無處名字六無鬪諍事
七隨順四依法八少而易得無過九隨順修道十無
衆鬪行第十一死人間住亦有十利一常得無常想
二常得死想三常得不淨想四常得一切世間不可
樂想五常得遠離一切所愛人六常得悲心七遠離
戲調八心常厭離九勤行精進十能除怖畏第十二
空地坐亦有十利一不求樹下二遠離我所有三無
有諍訟四若餘去無所顧惜五少戲調六能忍風雨

寒熱蚊蚋毒蟲等七不爲音聲刺棘所刺八不令衆
生瞋恨九自亦無有愁恨十無衆鬪行處又寶梁經
云佛告迦葉比丘若欲至阿蘭若處當思八法何等
爲八一我當捨身二應當捨命三當捨利養四離一
切所受樂處五於山間死當如鹿死六阿蘭若處受
阿蘭行七當以法自活八非以煩惱自活

利益

如大寶積經云菩薩修定復有十法不與二乘共何
等爲十一修定無有吾我具足如來諸禪定故二修
定不味不著捨離淡心不求已樂三修定具諸通業

爲知衆生諸心行故四修定爲知衆生心度脫一切諸衆生故五修定行於大悲斷諸衆生煩惱結故六修定諸禪三昧善知入出過於三界故七修定常得自在具足一切諸善法故八修定其心寂滅勝於二乘諸禪三昧故九修定常入智慧過諸世間到彼岸故十修定能興正法紹隆三寶使不斷絕故如是定者不與聲聞辟支佛共又六度集經云復有四種禪定具足智慧何等爲四一常樂獨處二常樂一心三求禪及通四求無礙佛智又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住於宴坐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其心不

濁二住不放逸三三世諸佛愛念四信正覺行五於佛智不疑六知恩報恩七不謗正法八善能防禁九到調伏地十證四無礙智又佛言若有菩薩愛樂空閑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省世事務二遠離衆鬧三無有違諍四住無惱處五不增有漏六不起諍訟七安住靜默八隨順相續解脫九速證解脫十少施功而得三昧又佛言若有菩薩能與禪相應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安住儀式二行慈境界三無諸惱熱四守護諸根五得食喜樂六遠離愛欲七修禪不空八解脫魔網九安住佛境十解脫成熟又佛言若

有菩薩樂於頭陀乞食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摧
我慢幢二不求親愛三不爲名聞四住在聖種五不
諂不誑不現異相又不傲慢六不自高舉七不毀他
人八斷除愛恚九若入人家不爲飲食而行法施十
有所說法爲人信受又智度論云三昧有二種一佛
二菩薩是諸菩薩於菩薩三昧中得自在非佛三昧
如諸佛要集經中說云文殊師利欲見佛集不能得
到諸佛各還本處文殊師利到諸佛集處有一女人
近彼佛坐入於三昧文殊師利入禮佛足已白佛言
云何此女人得近佛坐而不得佛告文殊師利汝

覺此女人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師利卽彈指
覺之而不可覺以大聲喚亦不可覺捉手牽亦不可
覺又以神足動大千世界猶亦不覺文殊師利白佛
言世尊我不能令覺是時佛放大光明照下方世界
是中有一菩薩名棄諸蓋卽時從下方出來到佛所
頭面禮佛足在一面立佛告棄諸蓋菩薩汝覺此女
人卽時彈指此人從三昧起文殊師利白佛以何因
緣我動三千大千世界不能令此女起棄諸蓋菩薩
一彈指便從三昧起佛告文殊師利汝因此女人初
發菩提意是女人因棄諸蓋菩薩初發菩提意以是

故汝不能令覺汝於諸佛三昧中功德未滿是棄諸
蓋菩薩於三昧中得自在佛三昧中始少多人而未
得自在故耳

定障

如禪祕要經云阿練若比丘因五種事發狂一者因
亂聲二者因惡名三者因利養四者因外風五者因
內風爾時世尊而說呪曰

南無佛陀 南無達摩 南無僧伽 南無摩訶梨

師毗闍羅闍 藹咄陀達陀 婆滿馱吠闍邏翅

久驗切 陀邏崛荼誓荼 遮利遮利 摩訶遮利吁摩

利 吁摩勒翅 久驗切 悉耽鞞闍鞞阿闍鞞利 究刹

刹翅 久驗切 薩婆陀羅尼翅 久驗切 阿扇 提摩俱 應

詣吁彌吁彌摩吁 摩吁 摩婆娑訶

爾時世尊說此呪已告舍利弗如此神呪過去無量
諸佛所說我今現在亦說此呪未來彌勒賢劫菩薩
亦當宣說如此神呪功德如自在天能令後世五百
歲中諸惡比丘得淨心意調和善治四大增損亦治
心內四百四病四百四脉所起壞界九十八使性欲
種子亦治業障犯戒諸惡永盡無餘此名善治七十
二種病憂惱陀羅尼亦名拔五種陰無明根本陀羅

尼亦名現前見一切佛及諸聲聞爲說眞法破諸結使

感應緣

略引
六驗

晉沙門支曇蘭

宋沙門釋玄高

宋沙門釋普恒

齊沙門釋僧稠

隋沙門釋法進

唐沙門釋慧融

晉始豐赤城山有支曇蘭青州人蔬食樂禪讀誦三

十萬言晉太元中遊剡後憩始豐赤城山見一處林泉清曠而居之經于數日忽見一人長數丈呼蘭令去又見諸異形禽獸以恐蘭見蘭恬然自得乃屈膝而禮拜云珠欺王是家舅今往韋鄉山就之推此處以相奉爾後三年忽聞車騎隱隱從者彌峯俄而有人著幘稱珠欺王通旣前從其妻子男女等二十三人竝形貌端正有逾於世旣至蘭所暄涼訖蘭問任在何處答云樂安縣韋鄉山久服夙聞今與家累仰投乞受歸戒蘭卽授之受法竟贖錢一萬蜜二器辭別而去便聞鳴笳動吹響振山谷蘭禪衆十餘共所

聞見晉元熙中卒於山室春秋八十有三矣

宋僞魏平城有釋玄高姓魏本名靈育馮翊萬年人也母寇氏本信外道始適魏氏首孕一女卽高之長姊生便信佛乃爲母祈願願門無異見得奉大法母以僞秦弘始三年夢見梵僧散華滿室覺便懷胎至四年二月八日生男家內忽有異香及光明照壁迄旦乃息母以兒生瑞兆因名靈育時人重之復稱世高年十二辭親入山久之未許異日有一書生寓高家宿云欲入中常山隱父母卽以高憑之是夕咸見村人共相祖送明旦村人竝來候高父母云昨已相

送今復覓耶村人云都不知行豈容已送父母方悟昨之迎送乃神人也高旣背俗乖世改名玄高聰敏生知學不加思至年十五已爲山僧說法受戒已後專精禪律聞關中有浮陁跋禪師在石羊寺弘法高往師之旬日之中妙通禪法跋陁歎曰善哉佛子乃能溪悟如此於是卑顏推遜不受師禮高乃策杖西秦隱居麥積山山學百人崇其義訓稟其禪道時有長安沙門釋曇弘秦地高足隱在此山與高相會以同業友是時乞佛熾繁跨有隴西西接涼土常有學徒三百餘人有玄紹者秦州隴西人學究諸禪神力

自枉手指出水供高洗漱其水香淨倍異於常每得
非世華香以獻三寶靈異如紹者又十一人紹後入
堂術山蟬蛻而逝後共曇弘乃向河南國王及臣民
近道候迎內外敬奉崇爲國師河南化畢進遊涼土
沮渠蒙遜深相敬事集會英賓發高勝解時西海有
樊會僧印亦從高受學志狹量褊得少爲足便謂已
得羅漢頓盡禪門高乃密以神力令印於定中備見
十方無極世界諸佛所說法門不同印於一夏尋其
所見永不能盡方知定水無底大生愧懼時魏虜託
跋燾僭據平城軍侵涼境燾舅陽平王枉請高同還

僞都旣達平城大流法化僞太子託跋晃事高爲師
晃一時被讒爲父所疑乃告高曰空羅枉苦何由得
脫高令作金炷明齋七日懇懺燾乃夢見其祖及父
皆執劔烈威問汝何故信讒言枉疑太子燾驚寤大
集羣臣說神告以所夢諸臣咸言太子無過實如皇
靈降誥燾於太子無復疑焉蓋高誠感之力也時崔
皓寇天師竝先得寵於燾恐晃篡承之日奪其威柄
乃譖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先
帝降夢如比物論事迹稍刑若不誅除必爲巨害燾
遂納之勃然大怒卽勅收高高先嘗密語弟子云佛

法應衰吾與崇公當其禍首于時聞者莫不慨然時有涼州沙門釋慧崇是僞魏尚書韓萬德之門師德既次於高亦被疑阻至僞太平五年九月高與崇公俱被幽繫其月十五日就禍卒於平城之東隅春秋四十有三歲宋元嘉二十一年也當爾之夕門人莫知是夜三更忽見光繞高先所住處塔三帀還入禪窟中因聞光中有聲云吾已逝矣諸弟子方知已化哀號痛絕既而迎屍於城南曠野沐浴還殯兼營埋崇公別在異處一都道俗無不嗟駭弟子玄暢時在雲中去魏都六百里旦忽見一人告之以變仍給

六百里馬於是揚鞭而返晚間至都見師已悲慟斷絕因與同學共泣曰法今既滅頗復興不如脫更典請和尚起坐和尚德匪常人必當照之矣言畢高兩眼稍開光色還悅體通汗出其汗甚香須臾起坐謂弟子曰大法應化隨緣盛衰在迹理恒湛然但念汝等不久復應如我耳唯有玄暢當得南度汝等死後法當更興善自修心無令中悔言已便臥即絕也明日遷柩欲闍維之國制不許於是營頓即窆道俗悲哀號泣望斷有沙門法達爲僞國僧正欽高日久未獲受業忽聞殂化因而哭曰聖人去世當復何依

撰述
法苑珠林卷二十一
累日不食常呼高上聖人自在何能不一現應聲見
高飛空而至達頂禮求哀願見救護高曰君業重難
救當如之何自今以後依方等懺悔當得輕受達曰
脫得苦報願見矜救高曰不忘一切寧獨在君達又
曰法師與崇公竝生何處高曰吾願生惡世救護衆
生卽已還生閻浮崇公常祈安養已果心矣達又問
不審法師已階何地高曰我諸弟子自有知者言訖
奄然不見達密訪高諸弟子咸云是得忍菩薩至僞
太平七年託跋燾果毀滅佛法悉如高言

宋蜀安樂寺有釋普恒姓郭蜀郡成都人也爲兒童

時嘗於日炎中見聖僧在雲中說法向家人敘之竝
未信語後苦求出家止治下安樂寺獨處一房不立
眷屬習靖業禪善人出住與蜀韜律師爲同意自說
入火炎三昧炎從眉直下至金剛際於炎中見諸色
像先身業報頗亦明了宋升時人謂是戲言將終之
日微有病相唯緣家一奴看之明旦平坐而卒手屈
三指試將隨伸伸已還屈生時體黑灰已鮮白於是
大衆依得道法闍維積薪始然便有五色煙起殊香
芬馥州蔣王玄載乃爲之贊曰
大覺眈無像懸應貴忘靖一念會道場空過萬劫永

信心虛東想遇聖藻西影妙趣澄三界傳神四禪境
俗物故參差真性理恒炳韜光寄浮世遺德方化迥
齊鄴西龍山雲門寺釋僧稠姓孫元出昌黎未居鉅
鹿之瘿陶焉性受純懿季信知名而勤學世典備通
經史而道機潛扣歛猷世煩一覽佛經渙然神解初
從道房禪師受習止觀次於趙州障洪山道明禪師
所受十六特勝法嘗於鵲山靜處感神來媵抱肩築
腰氣噓頂上稠以死要心因證淡定九日不起後從
定覺情想澄然究略世間全無樂者便詣少林寺祖
師三藏呈已所證跋陁曰自葱嶺已東禪學之胤汝

其第一矣乃更授淡要卽住嵩嶽寺僧有百人泉水
纔足忽見婦人弊衣挾箒却坐階上聽僧誦經衆不
測謂爲神也便訶遣之婦有愠色以足蹋泉立竭身
亦不現衆以告稠稠呼優婆夷三呼乃出便謂神曰
衆僧行道宜加擁護婦人以足撥於故泉水卽上涌
時共淡異威儀如此後詣懷州西王屋山修習前法
聞兩虎交鬪咆響振巖乃以錫杖中觸各散而去一
時忽有仙經兩卷在于牀上稠曰我本修佛道豈拘
域中長生者乎須臾自失其感幽顯皆此類也又移
懷州馬頭山魏孝嗣宿承令德前後三召乃固辭不

撰述
法苑珠林卷一百一
赴又移北轉常山定州刺史婁叡彭城王高攸等請
至受法道俗奔赴禮賅填充爲名利所纏者說偈止
之悉皆儉素齊文宣天保二年下詔曰久聞風德常
思言遇今勅定州令師赴鄴教化羣生義無獨善希
卽荷錫暫遊承明思欲弘宣至道濟斯苦壤至此之
日脫須還山當任東西無所留繫稠居山積稔業濟
一生聞有勅召絕無承命苦相敦諭方遂允請卽日
拂衣將出山闕兩岫忽然驚震響聲悲切駭擾人畜
禽獸飛走如是三日稠顧曰慕道懷仁觸類斯在豈
非愛情易守放蕩難持耶乃不約事留杖策漳滏帝

躬舉大駕出郊迎之天下歸善皆由稠矣又於雲門
山寺所住禪窟前有溪坑見被毛之人偉而胡貌置
釜然火水將沸涌俄有大蟒從水中出欲入釜內稠
以足撥之蟒遂入水毛人亦隱其夜因致男子神來
頂拜稠云弟子有兒歲爲惡神所啗兒子等惜命不
敢當弟子衰老將死故自供食蒙師護故得免斯難
稠索水澀之奄成雲霧時或讒稠於宣帝以倨傲無
敬者帝大怒自來加害稠冥知之生來不至僧廚忽
無何而到云明有大客至多作供設至夜五更先備
牛輦獨往谷口去寺二十餘里孤立道側須臾帝至

怪問其故稠曰恐身血不淨穢汗伽藍在此候耳帝
下馬禮伏愧悔無已謂尚書令楊遵彥曰如此真人
何可毀謗也乃躬負稠身往寺稠磬折不受帝曰第
子負師徧天下未足謝德因謂曰弟子前身曾作何
等答曰作羅刹王是以今猶好殺卽祝盆水令帝自
視見其形影如羅刹像焉每年元日常問一歲吉凶
後至天保十年云今年不能好文宣不悅帝問師復
何如答曰貧道亦不久至十月帝崩明年卽是齊軋
明元年四月十三日辰時絕無患惱端坐卒於山寺
春秋八十有一當終之時異香滿寺聞者悚神勅慰

殷勤令依中國闍維之法四部彌山人兼數萬香柴
千計日正中時以火焚之道俗哀慟哭響流川登有
白鳥數百徘徊煙上悲鳴相切移時乃逝仍於寺之
西北建以輒塔每有靈景異香應于道俗康存之日
宣帝謂稠曰弟子未見佛之靈異頗得覩不稠曰此
非沙門所宜帝遂強之乃投袂裳于地帝使數十人
舉之不能得動稠命沙彌取之初無重焉因爾篤信

彌厚

右此四驗出
梁高僧傳

隋益州響應山寺釋法進不知氏族爲獼禪師弟子
於竹林坐禪有四老虎繞於左右師語勿泄其相也

師後教爲水觀家人取柴見繩牀上有好清水拾兩白石安著水中進暮還寺彌覺背痛具問家人云安石子語令明往所除此石及旦進禪家人還見如初清水卽除石子所苦便愈因爾習定不出此山開皇中蜀王秀臨益州妃患請進治損後辭還山王及妃躬送向山王及妃見進足離地四五寸以大業十三年正月八日終於此山

唐長安普光寺僧慧融字圓照俗姓張氏南陽人也幼而精進不犯微惡少年落髮卽樂禪伍嘗隱居泰山後奉勅追入京住普光寺時遊終南山或來或往

往嘗登山逢雪深厚不能得進忽有一虎近前弭耳俯伏慧融知其意乃乘之虎遂負融而上常有雙鳥於山林中前行引路至永徽初遷神於本寺寺僧於慧融房舍上見五色光起及於山中焚身肌骨總銷唯心不爛右此二驗出唐高僧傳中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一

校譌

第十三紙

八行夙南藏作風

第十七紙

九行蔣南藏作將

第十九

紙十行牛宋南藏作斗

音釋

隕獲

隕于敏切墜也獲胡郭切心動也

隴戾

隴力董切戾郎計切隴戾多惡

不調也。**黏**女廉切。黏著也。**藕**丑知切。黏膠也。**裸**郎果切。赤體也。**瘰**朱劣切。瘰癧也。**澆**濯胡

魚變切。俗言也。**抖擻**切。抖擻振舉貌。**毳**細毛也。**浣濯**胡

管切。濯也。**開**喧囂也。**闍**視遮也。**講**講鳥割切。當沒切。邈郎左

直角切。**覲**初覲切。**積**子智切。**蟬蛻**蟬市連切。蛻輪芮切。**沮渠**沮七余切。渠強魚切。

禪細切。**讒**鋤銜切。**纂**繼也。管切。**慨**憤激也。**繫**陟立切。陟也。

駭下楷切。**炳**補永切。**韜**他刀切。**欸**許勿切。**叡**以芮切。明

也。達稔如甚切。積年也。**漳淦**漳諸良切。淦奉甫切。水名。**金**奉甫切。鍍屬。

澀蘇困切。舍居御切。不遜也。**悚**息拱切。懼也。

常熟居士嚴澤施贊刻此。法苑珠林第一卷。吳江比丘明覺對。吳

江沙彌本宏書。進賢吳國泰刻。萬曆辛卯冬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二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

六度篇第八十五之六

智慧部

述意

夫二種莊嚴慧名最勝三品次第智曰無過故經言五度無智似若愚旨所以般若勝出世間破除諸有釋論又言佛是衆生母般若能生佛是則智爲一切衆生之祖母故外書云獻哲欽明乃稱放勲之德仁義禮智方曰宣尼之道當惟智慧之法不可不修出

世之因無宜弗習能排巨暗譬滿月之照三途巧遣
衆毒似摩祇之除萬惡豈可任無恒沒守此長迷取
相交纏我心縈結常多有愛恒富無明未達因緣不
修對治所以鬱鬱慢山殆高嵩華滔滔愛水遂廣滄
溟或橫執斷常偏論卽離神黃神白我見我知一腳
恒翹五邊長炙食艸學牛啗糞如犬或盛談下諦寧
識中道之宗或封執四圍豈悟大乘之旨或謂冥初
生覺其外不知世間定常唯此爲貴或復言非有想
是證涅槃計自在天能成世界慳愚昏瞶庸魯頑踈
著指求月守株求兔尚疑駝馬寧分菽麥雖知歡笑

將鬻鬻而不殊徒識語言與徃徃而不異良由不識
空理常處無明凡是例心皆名邪見五住煩惱未減
一毫百八使纏森然尚在是故大士爲求八字不憚
軀命恐在纏中逢苦卽退故自剋心以牢其志也

引證

如華嚴經云菩薩爲求法故能施法者作如是言若
能投身七仞火坑當與汝法菩薩聞此歡喜無量作
是思惟我爲法故尚不憚身命於阿鼻地獄諸惡趣
中受無量苦況入人間微小火坑而得聞法依集一
切功德三昧經云釋迦過去久遠作五通仙人名曰

最勝依智度論云釋迦文佛本爲菩薩時名曰樂法
時世無佛不聞善語四方求法精進不懈了不能得
爾時魔變作婆羅門而語之言我有佛所說一偈汝
能以皮爲紙以骨爲筆以血爲墨書寫此偈當以與
汝樂法卽時自念我世世喪身無數不得是利卽自
剥皮暴之令乾欲書其偈魔便滅身是時佛知其至
心卽從下方踊出爲說淡法卽得無生法忍又涅槃
經云菩薩爲法因緣剃身爲燈氎纏皮因酥油灌之
燒以爲炷菩薩爾時受是大苦自呵其心而作是言
如是苦者於地獄苦百千萬分猶未及一汝於無量

百千劫中受大苦惱都無利益汝若不能受是輕苦
云何而能於地獄中救苦衆生菩薩摩訶薩作是觀
時身不覺苦其心不退不動不轉菩薩爾時應自淡
知我定當得阿耨菩提菩薩爾時具足煩惱未有斷
者爲法因緣能以頭目髓腦手足血肉施於衆生以
釘釘身投巖赴火菩薩爾時雖受如是無量衆苦其
心不退不動不轉菩薩當知我今定有不退之心當
得阿耨菩提又大集經云菩薩爲於一字一句之義
能以十方世界珍寶奉施法王一偈因緣捨於身命
雖於無量恒河沙等劫修行布施不如一聞菩提之

事心生歡喜於正法所樂聞樂說常爲諸佛諸天所念以念力故世間所有經典書論悉能通達又大方便報恩經云菩薩常勤求善知識爲聞佛法乃至一句一偈一義三界煩惱皆悉萎悴菩薩至心求佛語時渴法情重不惜身命設踐熱鐵猛火之地不以爲患菩薩爲一偈故尚不憎身命況十二部尊經爲一偈故尚不憎命況餘財物聞法利益故身得安樂淡生信心直心正見見說法者如見父母心無憍慢爲衆生故至心聽法不爲利養爲衆生故不爲自利爲正法故不畏王難飢渴寒契虎狼惡獸盜賊等事先

自調伏煩惱諸根然後聽法又華嚴經云菩薩如是方便求法所有珍寶無貴賤者於此物中不生難想若得一句未曾聞法勝得三千大千世界滿中珍寶得聞一偈勝得轉輪聖王釋提桓因梵天王處菩薩作是念言我受一句法設令三千大千世界大火滿中上從梵天而自投下何況小火我尚盡受一切諸地獄苦猶應求法何況人中諸小苦惱爲求法故發如是心如所聞法心常喜樂悉能正觀未曾有經云管毗摩國徙陀山有一野干爲師子所逐墮一丘野井已經三日開心分歎自說偈言

一切皆無常 恨不飴師子 奈何死厄身

貪命無功歟 無功已可恨 復汙人中水

懺悔十方佛 願垂照我心 前代諸惡業

現償皆令盡 從是值明師 修行盡作佛

帝釋聞之與八萬諸天到其井側曰不聞聖教久處
幽冥向說非凡願更宣法野干答曰天帝無訓不識
時宜法師在下自處其上初不修敬而問法要帝釋
於是以太衣接取叩頭懺悔憶念我昔曾見世人先
敷高座後請法師諸天卽各脫寶衣積爲高座野干
升座曰有二大因緣一者說法開化天人福無量故

二者爲報施食恩故 天帝白曰得免井厄功報應大
云何恩不及耶答曰生歿各宜有人貪生有人樂死
有愚癡人不知死後更生違遠佛法不值明師貪生
畏歿死墮地獄有智慧人奉事三寶遭遇明師改惡
修善如斯之人惡生樂歿死生天上天帝曰如尊所
誨全命無功者願聞施食施法答曰布施飢食濟一
日之命施珍寶者濟一世之乏增益生歿說法教化
者能令衆生出世間道得三乘果免三惡道受人天
樂是故佛說以法作施功德無量天帝曰師今此形
爲是業報爲是應化答曰是罪非應天帝曰我謂是

聖方聞罪報未知其故願聞因緣答曰昔生波羅奈國波頭摩城爲貧家子剎利之種幼懷聰朗特好學習至年十二逐師於山不失時節經五十年九十六種經書靡所不達皆由和尚之恩其功難報由先學慧自識宿命由受王位奢姪著樂報盡命終生地獄畜生自下云云略而不述時帝釋與八萬諸天從受十善今還天宮和尚何時捨此罪報得生天上野干曰剋後七日當捨此身生兜率天汝等便可願生彼天多有菩薩說法教化七日命盡生兜率天宮復識宿命行十善道又賢愚經云佛在波羅柰國於林澤中爲諸天

人四輩之類顯說妙法時虛空中有五百鴈爲羣聞佛音聲淡心愛樂迴翔欲下獵師張羅鴈墮其中爲獵師所殺生忉利天處父母膝上若八歲兒端嚴無比宛若金山便自念言我何因生此卽識宿命愛法果報卽共持華下閻浮提至世尊所禮足白言我蒙法音生在妙天願重開示佛說四諦得須墮洹果卽還天上

利益

又大寶積經云第六菩薩修行智慧復有十法不與二乘共何等爲十一思惟分別定慧根本二思惟不

捨斷常二邊三思惟因緣生起諸法四思惟無衆生
我人壽命五思惟無三世去來住法六思惟無發行
不斷因果七思惟法空而植善不懈八思惟無相而
度衆生不廢九思惟無願而求菩提不離十思惟無
作而現受身不捨如是慧者不與聲聞辟支佛共又
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能行般若十種利
益何等爲十一一切悉捨不取施想二持戒不缺而
不依戒三住於忍力而不住衆生想四行於精進而
離身心五修禪定而無所著六魔王波旬不能擾亂
七於他言論其心不動八能達生死海底九於諸衆

生起增上悲十不樂聲聞辟支佛道又佛言若有菩
薩信樂多聞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知煩惱資助
二知清淨資助三遠離疑惑四住正真見五遠離非
道六安住正路七開甘露門八近佛菩提九與一切
衆生而作光明十不畏惡道又六度集經云復有四
種智慧具足智慧何等爲四一不住斷見二不入常
見三了十二緣四忍無我行菩薩復有四種擁護法
具足智慧何等爲四一擁護法師如已君主二護諸
善根三將護世間四護利益他菩薩復有四種無厭
足行具足智慧一樂於多聞無有厭足二樂於說法

無有馱足三行慧無有馱足四行智無有馱足又華嚴經云佛子一切諸佛有十種未曾失時何等爲十一切諸佛成等正覺未曾失時一切諸佛善根業報未曾失時一切諸佛授菩薩記未曾失時一切諸佛隨應衆生示現神力未曾失時一切諸佛現如來身未曾失時一切諸佛悉行於捨未曾失時一切諸佛入城聚落未曾失時一切諸佛攝歡喜衆生未曾失時一切諸佛難化衆生而放捨之爲調伏故未曾失時一切諸佛示現不可思議自在神力未曾失時佛子是爲一切諸佛十種未曾失時頌曰

三塗阻隔

六度相應

施戒忍進

禪智開朦

四等慈照

三學哀矜

唯斯福利

寔由心崇

染淨隨情

取捨我躬

解與惑喪

息妄休徵

六蔽久墮

八正虛融

福智雙感

理量俱通

感應緣

略引七驗

晉亭湖神廟

魏沙門釋志湛

唐沙門釋慧因

唐沙門釋慧稜

唐沙門釋法敏

唐沙門釋空藏

唐司元大夫妻蕭氏

晉揚州江畔有亭湖神嚴峻甚惡于時有一客僧婆羅門名曰法藏善能持咒辟諸邪毒竝皆有驗別有小僧就藏學呪經於數年學業成就亦能降伏諸邪毒惡故詣亭湖神廟止宿誦呪伏神其夜見神遂致殞命藏師聞弟子誦呪致歿懷忿自來夜到神廟臆意誦呪神來出見自亦致歿同寺有僧每恒受持般

若聞師徒竝亾遂來神所於廟夜誦金剛般若至夜半中聞有風聲極大迅速之間見有一物其形偉大壅聳驚人奇特可畏口齒長利眼炎如電種種神變不可具述經師端坐正念誦經剎那匪懈情無怯怕都不憂懼神見形泰攝諸威勢來至師前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聽經訖師問神曰檀越是何神靈初來猛峻後乃容豫神答云弟子惡業報得如是是此湖神然甚信敬經師又問若神信敬何意前二師竝皆打死答云前二師死者爲不能受持大乘經典瞋心誦呪見弟子來逆前放罵專誦惡語欲降弟子弟子不

伏于時二僧見弟子形惡自然怖死亦非弟子故殺
二僧左近道俗見前二僧被殺謂經師亦死相率往
看且見平安容儀歡泰時人甚怪競共問由具答前
意寔因般若威力聖教不虛諸人因此發心受持般
若者衆

魏秦嶽人頭山銜艸寺釋志湛齊州山莊縣人是朗
公曾孫之弟子也立行純厚省事少言住銜艸寺寺
卽宋求那跋摩之所立也遊諸禽獸而不驚亂常誦
法華用爲恒業將終之日沙門寶誌奏梁武曰北方
山莊縣僧住銜艸寺是須陁洹聖人今日入涅槃揚

都道俗問誌皆遣遙禮端坐氣絕兩手各舒一指有
西天竺僧解云若是二果聖人各舒兩指湛舒一指
定是初果收葬人頭山造塔安之鳥獸不汗今猶在
焉又雍州有僧亦誦法華隱于白鹿山感一童子常
供給至終置屍巖下餘骸枯朽唯舌多年不壞又齊
武成世并州東看山側有人掘地見一處土其色黃
白與傍有異尋見一物狀人兩脣其內有舌鮮紅赤
色以事奏聞問諸道人無能知者沙門大統法師上
奏曰此持法華者令八根不壞殷誦千徧定感此徵
乃勅中書舍人高珍曰卿是信向之人自往看之必

有靈異宜遷置淨所設齋供養珍奉勅至彼集諸持
法華沙門各執香爐潔齋旋遶而祝曰菩薩涅槃年
代已遠像法流行奉無謬者請現靈感纔始發聲唇
舌一時鼓動雖無響及而似讀誦諸同見者莫不毛
豎珍以狀聞詔遣藏之石函遷于山室又魏太和初
年北代京闈官自慨形殘不逮餘人旋奏乞入山修
道出勅許之乃賞一部華嚴晝夜讀誦禮悔匪懈夏
首歸山至六月末髭鬚盡生陰相復現丈夫相狀宛
然復舊具狀奏聞高祖增信內宮驚訝於是北代之
國華嚴轉盛

右此二驗見
侯君素集

唐西京大莊嚴寺釋慧因俗姓于吳郡海鹽人也稟
靈溫裕清鑒倫通後造長干辯法師所稟學三論窮
實相之微言弘滿字之幽旨寫水一器青更逾藍辯
後歸靜山林便以學徒相委受業弟子五百餘人踵
武傳燈將三十載陳太建八年安居之始忽感幽使
云王請法師部從相誼絲竹交響當卽氣同捨壽體
如平日時經七夕若起澹定學徒請問乃云試看箱
內見有何物尋檢有絹兩束因曰此爲曠遺重問其
故曰妄想顛倒知何不爲吾被閻羅王命夏坐講大
品般若於冥道中謂經三月又見地獄衆相五苦次

第非夫慈該幽顯行極感通豈能起彼冥祈神遊異域者矣以貞觀元年二月十二日卒于莊嚴寺春秋八十有九

唐襄州紫金寺釋慧稜姓申屠凡有法論皆令覆述吐言質朴談理入微時人同號得意稜也至貞觀十四年正月半襄州有感通寺昶法師曰夢見閻羅王請稜公欲講三論昶公講法華如何稜曰善哉慧稜發願常處地獄教化衆生講大乘經既有此徵斯願畢矣至九月末蔣王見稜氣弱送韶州乳二兩逼令服之其夕夢見一衣冠者曰勿服此乳閻羅王莊嚴

道場已竟大有乳藥至十月半黃昏時遂覺不愈告弟子曰吾五臟已崩無有痛所四更起坐告寺主寶度曰憶年八歲往龍泉寺偕觀音未至耆闍已講三徧皎如目前說言未訖外有大聲告曰法師早起燒香使人卽到度曰何人答曰閻羅王使迎稜法師來卽起燒香洗浴懺悔禮佛訖還房中與度別食粥未了便取一生私記焚之曰此私記於他讀之不得其致矣至小食時異香忽來稜斂容便率卽十四年十月十六日也春秋六十有五

唐越州靜林寺釋法敏姓孫丹陽人也法華三論常

講不絕至貞觀元年出還丹陽講華嚴涅槃至二年於越州田都督追還一音寺講道俗數千慶之嘉會至十九年會稽士俗請往靜林講華嚴經至六月未正講衆集有蛇懸半身在敏頂上長七尺許作黃金色吐五色光講畢方隱至夏終還一音寺夜有赤衣二人禮敏曰法師講四部大經功德難量須往他方教化故從東方來迎法師弟子數十人同見此相至八月十七日爾前三日三夜無故暗冥恰至將逝忽放大光夜明如日因爾遷化春秋六十有七停喪七日異香不滅道俗感歎咸悉相送

唐京師會昌寺釋空藏姓王氏先祖晉陽今在雍州之新豐縣母初孕之日自然不食酒肉葷辛不嘗以同身子密加異之既誕之後靈鑒日陳情用高遠讀誦經論恩存拔濟聰勤無比日誦萬言至年長大總誦經論三百餘卷鈔摘衆經大乘要句十有餘卷流行於世賢幼千佛日禮一徧春夏方等常坐不臥翹勤難加寸陰不虧以貞觀十六年五月十三日終於會昌春秋七十有四遺身於龍池寺側收骨起塔其髓骨兩耳相通頂有雙孔眼匡合竅各有三焉弟子等追惟永往樹碑會昌寺左僕射燕國公于志寧爲

文又有釋遺裕常誦法華千有餘徧以貞觀初因疾將終遺囑友人慧廊曰比雖誦經意望靈驗身死之後不須露骸埋之十載屈爲發出舌根爛不審若不壞爲起一塔以示經感言訖而終依囑而埋至貞觀十一年廊與知友就墓開之身肉都盡唯舌不朽一縣士庶女男咸覩敬仰以函盛舌於陽陸北性谷南岸爲建塔銘識者尊嚴發信誦經又有京城西豐谷鄉南福水南史村史呵誓少懷善念常誦法華臨終之時感有異香氤氳滿村埋後十年妻亾開墓同殯見舌鮮明異常紅赤又蕭僕射宋國公兄太府寺大

卿榮位高貴國史具傳欣懷道業無棄寸陰暗誦法華萬有餘徧兄弟各造千部法華書生潔淨勘校無謬莊飾函盛散付流通請受人名各錄一通躬自禮敬日夜一徧宋公自撰經疏十有餘卷廣集諸家向有三十採掇菁華揉以胃臆四時無事陞座恒講至於開題之首每召京城名德朝野宰貴躬臨座席以申賓主况卿情好讀誦所寫法華千部躬自勘校每日朝參必使侍人執經在前至於公事伺有閑隙便自勘讀日誦一徧以爲常式靈祥徵迹頗難記錄家門高遠不可傳述

右此四驗出唐高僧傳

唐蕭氏是司元大夫崔義起妻是蕭鏗女鏗是僕射之姪蕭氏爲人妬忌多瞋好打奴婢不信業報至麟德元年從駕洛陽到二年正月身死在地獄蕭氏手下常所愛婢名閨玉年可十八雖是獠婢容貌端正性識聰敏信樂佛法至二月家內爲夫人設三七日齋僧正食時夫人自來看枷項鎖腰獄卒衛從餘人不知唯此婢見夫人靈著此婢言音共夫人生平語音無異使傳語向家內大小云吾適崔家已來爲性多瞋橫生嫉妬好打奴婢兼不信因果今至地獄受罪極重備經諸苦不可具說聞家內今三七日爲

吾設齋請求獄官放一日假暫來看齋語汝男女合家大小吾自共汝同住已來身三口四意怒三毒好瞋打汝兼嫉妬大夫所看婢妾種種不善發起惡業今受報苦不可具陳願汝男女合家大小內外眷屬從汝懺悔願施歡喜然汝男女憶吾乳哺之恩將吾生平受用資具速捨修福望拔冥苦至七七日爲吾設齋之時令此功德早得成就吾至齋日更請官人望得復來語大夫及兒女等大夫生平急性多瞋不得過分瞋打奴婢勸信三寶恭敬上下修持齋戒檀忍不絕臨去之時語男女云吾且將閨玉去使在地

獄看吾受罪苦痛如何經五六日還放迴來令汝男女知吾受罪苦痛處實作此語已閨玉卽歿唯心上暖餘分竝冷身臥在地不敢埋之此婢卽至地獄見一大殿院門嚴兵守衛云是王殿不敢窺窬行至東院別見一廳上有大官人云是斷罪官復過廳院東有地獄種種苦具一如圖畫夫人語婢云汝看吾受罪之苦作此語已卽有種種獄卒羅刹撲擲夫人屠割身肉鑊湯煎煮已還活活已復歷諸獄鐵鉗抽舌鐵鳥啄之復臥鐵牀飛鳥猛火一時著身死已還活活已復受諸苦不可具陳夫人穌已卽見其父蕭

鏗乘紫金蓮華座騰空而來鏗生平已來及歷任諸官皆不食酒肉葷辛常誦法華經日別一徧恭敬三寶晝夜六時禮誦無闕今生善處見女受苦故來相救卽語女云吾生平之日每勸汝生信止怒汝不用吾語今致其殃汝復何因將此婢來女報父言爲兒生平不信今受罪苦故將此婢看兒受罪輕重令傳向家內男女使其生信父聞印可卽語女言吾雖生善處未能全救汝苦汝努力自勵發心兼藉家內福善共相助佐決望得出上升人天作此語已忽有一婆羅門師年少端正亦乘空而來語夫人曰由汝不

信因果今受罪苦未知此婢性識如何吾欲教誦經使傳家內令世人生信夫人報云請師但教此婢聰明誦經可得師卽先教誦金剛般若初受二三行有忘一二句者後續授之漸得半紙一紙少時誦得不忘復教誦藥師法華一受不忘此之三部皆作梵音不作漢語文詞典正音韻清亮文句皆熟卽已放歸臨來語云汝至家內逢人爲誦漢人道教不別汝音令覓婆羅門善梵語者試看誦之始知善惡世人多有信邪事道不樂佛法旣見汝獠婢尚能誦得三本梵經豈可不生信心儻得一人迴邪入正非但夫人

得福亦令汝後報不入三塗旣受此語已放出至家惺了如舊卽集家內尊卑具說夫人地獄受罪苦事猶恐曹主兒郎等不信卽臥在地作夫人在地獄受苦之事或云看夫人吞熱鐵丸開口咽之口赤腹熱如火或云看夫人受鐵犁耕舌出舌二三尺餘或云看夫人受鐵牀苦身體紅赤熱氣如火如是變現種種苦痛之相已然後蘇醒復說見夫人父誠勅之事復說見婆羅門教誦經意夫人得出地獄上升天報此婢卽爲家內正坐而誦文文句句皆作梵音聲氣清亮令人樂聞室家大小見此善惡靈驗罕所未聞

撰述
法苑珠林卷一百二
夫人男女大小五體自撲號哭哀慟逾痛初人道俗郡官聞者皆勸易心歸信齋戒不絕麟德元年有西域四婆羅門來獻佛東頂骨因親眷屬將軍薛仁軌家內設齋諸親聚集諸官人共議云此婢雖誦得梵經某等皆不別之故邀屈請得此四婆羅門至將軍舍齋復喚得此婢不語四僧云在地獄中誦得誑云別有婆羅門教誦得此三部經密試虛實卽對四僧令婢誦之且誦金剛般若訖此四婆羅門一時皆起合掌怪歎希奇未曾有也何因漢人能得如此更爲誦藥師法華訖彌加歡喜恭敬如師卽譯語傳云此

女何因得如此善巧音詞文句典正經熟不錯吾西域善能誦者未能如是此非凡人能得如此諸官人等始爲說實四僧泣淚非是聖力冥加豈能如是言詞典正諸官道俗見者悲歎深信佛法不敢輕慢將軍因見此事奏上聞徹皇帝勅語百官信知佛法衆聖之上冥祐所資誠不能信百官拜謝慶所未聞良由三寶景福恩重慈蔭四生非臣下愚所能籌度聖凡受益豈得不信

懺悔篇第八十六之一

述意部

敬惟佛日潛暉正像侵訛人情嶮異世序澆漓仰別
大師千有七百衆生頑瞽善根羸薄正法旣衰邪見
增長內無勝解常爲五佳自縈外失良緣致使四魔
得便放縱三毒馳騁六塵日夜攀緣無非構禍招釁
之各積罪尤多今旣覺悟盡誠懺悔然懺悔之儀須
憑聖教教有大小罪有重輕通塞不同開遮有異是
故第一廣引聖教明懺成持不如七衆之人曾經受
得五八十具三聚等戒若犯小乘初四重戒不覆藏
者依律開許盡形學悔不限時節若覆藏者縱有懺
悔依律不許第二篇已下隨犯輕重覆與不覆但識

名種依律得除具存大教非此所明若犯大乘三聚
等戒除謗方等邪見重緣業思極重戒體不全縱有
好心懺犯大難必須懇意用心徹到犯餘輕者懺悔
可通今依方等佛名經等無問在家出家大小乘戒
若有犯者不牒名種所以開懺惟此懺悔爲除罪障
冀免業非欣慕清升遠求大聖思極大事不可容易
自非具閑聖教無宜得滅知罪真妄深淨虛融心境
開合常須作意不起攀緣罪方伏除也

引證部

如最妙初教經云佛告舍利弗我憶往昔有一比丘

名曰欣慶犯四重禁來至僧中九十九夜懺悔自責
罪業卽滅戒根卽生如初受戒時無有異也如人移
樹餘處得生彌更滋長乃得成樹破戒懺悔亦復如
是爾時破戒比丘自隱犯罪心生慚愧轉加苦行乃
經七年道成羅漢說是品時五百破戒比丘以慚愧
故戒根還復又大莊嚴經論云若人學問雖復毀行
以學問力能尋得迴以是義故應勤學問我昔曾聞
有一多聞比丘住阿練若處時有寡婦數數往來比
丘所聽其說法于時學問比丘於此寡婦心生深著
以深著故所有善法漸漸劣弱爲凡夫心結使與此

婦女共爲言要婦女言汝今若能罷道還俗我當相
從彼時比丘卽便罷道旣罷道已不能堪任世間苦
惱身體羸瘦不解生業未知少作而大得財卽自思
惟我於今者作何方計得生活耶復作是念唯客殺
羊用功極輕兼得少利作是念已求覓是處以凡夫
心易朽敗故造作斯業還與屠兒共爲親友於賣肉
時有一相識乞食道人於道路上遇值得見見已便
識頭髮蓬亂著青色衣身上有血猶如閻羅羅刹所
執囚稱悉爲血汙見其稱囚欲賣與人比丘見已卽
長歎息作是思惟佛語真實凡夫之心輕躁不停極

易迴轉先見此人勤修學問護持禁戒何意今日忽
爲此事作是念已卽說偈言

汝若不調馬 放逸造衆惡 云何離慚愧

捨棄調伏法 威儀及進止 爲人所樂見

飛鳥及走獸 覩之不驚畏 行恐傷蟻子

慈悲憐衆生 如是悲愍心 今爲安所在

凡夫之人其心不定若得見諦是名沙門婆羅門復

說偈云

勇捍而自稱 謂已真沙門 爲此不調心

忽作斯大惡

說是偈已尋卽思惟我今作何方便令其開悟如佛
言曰若教人時先當令其觀於四諦今當爲說佛業
根本作是念已而語之言汝於今者極善稱量時賣
因者作是念言此比丘旣不買因何故語我極善稱
量作是念已卽說偈言

此必有悲愍 而來見濟拔 如斯之比丘

久離市易法 見吾爲惡業 故來欲救度

實是賢聖人 爲我作利益

說是偈已尋憶答者爲比丘時造作諸行念先所誦
經名曰苦聚欲過欲味思惟是已卽以肉稱遠投于

地於生死中深生獸患語彼比丘大德大德而說偈言

欲味及欲過 何者為最多 我以慚愧

捉持智慧稱 思量如此事 心已得通達

不見其有利 鈍者欲衰患 以是故我今

宜應捨離欲 往詣於僧坊 復還求出家

時罷道比丘說此偈已即捨惡業出家精勤得阿羅漢果以此文證破戒犯重迴心學道勤修則出雖復依理要須專精起勇猛心不憍身命常須自省勿起邪念立大誓願不限劫數盡於未來盡欲度脫等衆

生界拔苦與樂知心妄動遠離前境新業不起舊結伏除縱有重過即能輕微業惡雖重不如善心故涅槃經云譬如氈華雖有千斤終不能敵真金一兩如恒河中投一升鹽水無鹹味飲者不覺喻能觀心強即滅重罪又虛空藏經云若優婆塞優婆夷等破五戒犯八戒齋出家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式又摩那犯四重禁在家菩薩毀六重禁如是愚人世尊先於毗尼中決定驅擯如火石破今於此經說大悲虛空藏能救諸苦及說咒以除罪咎設有此人云何為證佛告優波離有三十五佛教救世大悲汝當敬禮

爾時當著慚愧衣如眼生瘡淡生耻愧如癩病人隨
良醫教汝亦如是應生慚愧既慚愧已一日乃至七
日禮十方佛稱三十五佛名別稱大悲虛空藏菩薩
名澡浴身體燒衆名香堅黑沈水明星出時長跪合
掌悲泣兩淚稱虛空藏名白言大德大悲菩薩愍念
我故爲我現身爾時當起是想虛空藏菩薩頂上有
如意珠其如意珠紫色若見如意珠卽見天冠此
天冠中有三十五像現如意珠中十方佛像現虛空
藏菩薩身長二十五由旬若現大身與觀世音等此
菩薩結跏趺坐手捉如意珠王其如意珠演說衆法

音與毗尼合若此菩薩憐愍衆生作比丘像及一切
像若於夢中若坐禪時以摩尼珠印彼臂印文上
有除罪字得此字已還入僧中如本說戒若優婆塞
得此字者不障出家設不得此字便有空中有聲唱
言罪滅若無空聲使知毗尼者夢見虛空藏告言毗
尼菩薩某甲比丘某甲優婆塞更令懺悔一日乃至
七日禮三十五佛虛空藏菩薩力故汝罪輕微知法
者復教令塗治圍廁經八百日日日告言汝作不淨
事汝今一心塗一切圍廁莫令人知塗已澡浴禮三
十五佛稱虛空藏向十二部經五體投地說汝過惡

如是懺悔復經三七日爾時智者應集親厚於佛像
前稱三十五佛名稱虛空藏名文殊師利賢劫菩薩
爲其作證更白錫磨如前受戒此人苦行力故罪報
永除不障三種菩提業佛告優波離汝持是觀虛空
藏法爲未來世無慚愧衆生多犯惡者廣分別說
是語時虛空藏結跏趺坐放金色光如意珠中現三
十五佛已白佛言世尊我此如意珠寶說首楞嚴座
是故衆生見此珠者得如意自在爾時世尊勅優波
離汝持此經不得多衆廣說但爲一人持毗尼者爲
未來世無眼衆生作眼目故慎莫忘失時優波離聞

佛所說歡喜奉行又依佛名經云爾時佛告舍利弗
若善男子善女人求阿耨菩提者當先懺悔一切諸
罪若比丘犯四重比丘尼犯八重戒式又摩那沙彌
沙彌尼犯出家根本若優婆塞犯優婆夷重戒若優
婆夷犯優婆塞重戒乞懺悔者當淨洗浴著新淨衣
不食葷辛當在靜處修治室內以好華旛莊嚴道場
香泥塗地懸四十九枚旛莊嚴佛座安置佛像燒種
種香散種種華與大慈悲願苦衆生未度者令度於
一切衆生下心如僮僕心若比丘犯四重禁如是晝
夜四十九日當對八清淨僧發露所犯罪七日一對

發露至心殷重悔咎所作一心歸命十方諸佛稱名禮拜隨力隨分如是至心滿四十九日罪必除滅是人得清淨時當有相現若於覺中若於夢中十方諸佛與其記別或見菩薩與其記別將詣道場共爲已伴或與摩頂永滅罪相或自見身入大會中處在衆次或自現身處衆說法或見法師淨行沙門將詣道場示其諸佛舍利弗若比丘懺悔罪時若見如是相者當知是人罪垢得滅除不至心若比丘尼懺悔八重罪者當如比丘法滿足四十九日當得清淨除不至心若優婆塞優婆夷懺悔重戒應當至心恭敬三

寶若見沙門恭敬禮拜生難遭想當請詣道場設種種供養當請一比丘心敬重者就其發露所犯諸罪至心懺悔一心歸命十方諸佛稱名禮拜如是滿足七日必得清淨除不至心舍利弗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欲懺悔諸罪當洗浴著新淨衣修治室內敷好高座安置佛像懸四十九枚幡種種華香供養誦此三十五佛名日夜六時懺悔滿二十五日滅四重八重等罪式又摩那沙彌沙彌尼亦如是又大

方等陀羅尼經云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若有比丘世尊去後毀四重禁比丘尼毀八重禁若菩薩

若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若毀如是一一諸戒
當云何滅如是等過佛言快哉文殊乃能請問如是
等事汝慈悲勝故能發是問汝若不發是問我終不
說彼惡汝今諦聽當爲汝說若我去世後若有惡律
儀比丘毀四重禁默受供養而不改悔當知是比丘
必受地獄苦而無疑也我今當出良藥救彼比丘汝
今諦聽當爲汝說

離婆離婆諦一 仇呵仇呵帝二 隨羅離帝三 尼呵羅

帝四 毗摩離帝五 莎呵六

文殊師利此隨羅尼是過去七佛所造如是七七亦

不可計數亦不可說此隨羅尼救攝衆生現在十方
不可計不可數七佛亦讀誦此隨羅尼救攝衆生末
世惡律儀比丘令其堅固住清淨地若有比丘毀四
重禁至心憶念此隨羅尼誦千四百徧已乃一懺悔
請一比丘以爲證人自陳其罪向形像前八十七日
懺悔已是諸戒根若不還生終無是處若不堅固阿
耨菩提心亦無是處又文殊師利云何當知得清淨
戒善男子若其夢中見有師長手摩其頭若父母婆
羅門耆舊有德人若與飲食衣服臥具湯藥當知是
人住清淨戒若見如是一相者應向師說如法除滅

如是罪咎若比丘尼毀八重禁者若欲除滅八重禁者先請一比丘了知內外律者陳其罪咎向彼比丘

阿毘離婆其羅帝一羅帝婆二摩羅帝三阿摩羅帝

四 莎呵五

善男子此陀羅尼若有讀誦受持如法修行九十七日誦四十九徧乃一懺悔隨師修行是諸惡業若不除滅終無是處若於夢中見如上事當知彼尼住清淨地具清淨戒若有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毀諸禁戒者亦應請一比丘了知內外律者向形像前

若尊經般若前自陳其過向此比丘說此比丘應教淨律之法所謂

伊伽羅帝一慕伽羅帝二阿帝摩羅帝三郁伽羅帝

四 婆羅帝婆五座羅伽竭帝六座羅竭帝七豆羅奢

竭帝八毗奢竭帝九離婆竭帝十婆羅隸阿隸十一其

羅隸阿隸十二持羅隸阿隸十三其蘭隸阿隸十四提蘭隸

阿隸十五毗羅隸阿隸十六莎訶十七

善男子我為慈愍一切眾生故說此陀羅尼若有下

劣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亦讀誦修行此陀羅尼誦四百徧乃一懺悔如是次第四十七日當懺悔

時應自陳過令其耳聞如上所說夢中得見一一事者當知是沙彌等住清淨地具清淨戒佛告文殊師利如汝所念行者應修五事持諸戒境界所謂不犯陀羅尼義不謗方等經不見他過不毀大乘不毀小乘不離善友常說眾生妙行復有五事不談上界所見亦不談所行好醜之事亦應日三時塗地亦應日誦一遍日一懺悔如是五事是行者業不犯戒復有五事若有比丘此行法者及與白衣不得祭祠鬼神亦復不得輕於鬼神亦復不得破鬼神廟假使有人祭祠鬼神亦不得輕亦不得與彼人往來如是五事

是行者業護戒境復有五事不得與謗方等經家往來不得與破戒比丘往來不得與破五戒優婆塞往來不得與獵師家往來不得與常說比丘過人往來復有五事不得與腦皮家往來不得與藍染家往來不得與養蠶家往來不得與壓油家往來不得與掘鼠藏家往來復有五事不得與幼人家往來不得與偷人家往來不得與燒僧坊家往來不得與偷僧祇物人往來不得與乃至偷一比丘物人往來復有五事不得與畜猪羊雞犬家往來不得與觀星宿家往來不得與姪女家往來不得與寡婦家往來不得與

沽酒家往來如是七種五事是行者業護境界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二

校論

第七紙十八行難宋南藏作雖第十四紙七行兄北藏作况第十五

紙入行望宋南藏作至

音釋

嵩嵩思融切華胡化滔並徒刀切翹渠亮切

戇陟降切膏武豆切與懷鸞並父沸切與沸同

笑俗謂之往往能言獸也剡烏九切萎悴萎於為

樺秦醉切誤也闊央炎切訝吾駕切踵知隴切

稜魯登切祖丑兩切體盧侯切揉採忍九切矯採也

隙綺戟切鏗口莖切獠盧皓切窺窺缺規切

猶私儻他朗切澆漓澆古亮切漓音瞽公戶切

而無覈許然之詞鞞胡大切與鞞同園廁園七情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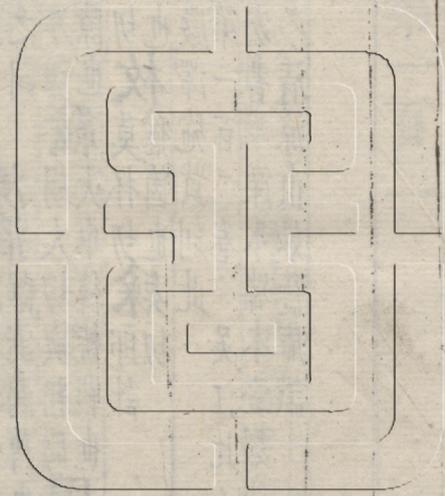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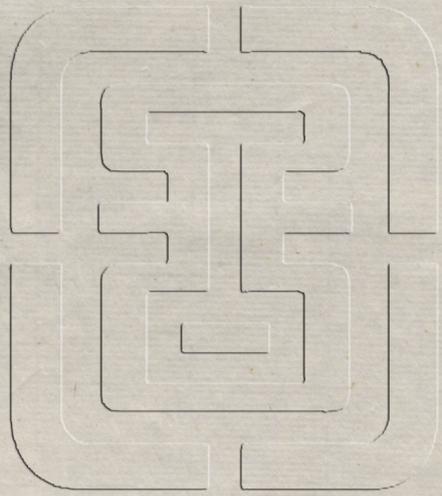
也辛菜也枚莫林切餘郎計切

常熟居士嚴澤施贊刻此吳江北丘明覺對吳

法苑珠林第一百工卷一吳江北丘明覺對

江汝彌木宏書溧水端本澄刻

萬曆辛卯冬清涼山妙德庵識



撰述

法苑珠林卷一百一

二十九

